

言情小說

司馬郎攝影集

說部叢書
第二十四編
第
集二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兒童用書

兒

彩五 精圖方字

八一

角盒

彩五 看圖識字

二二

角冊

一面有圖
兒童觀之
一面有字
自然識字

彩五 家庭教育畫

三册
每册七分

彩五 兒童教育畫

七分册
每册七分

圖畫精工
稍識字者
◎以上各書爲五六歲兒童之用
文字淺顯
皆能明白

童

話

第一集
每册五分

幼 幼 幼 幼 幼
稚 稚 稚 稚 稚
游 唱 識 識 識
戲 歌 二册
話 每册二册
每册一角

童

◎以上爲五六歲至七八歲兒童之用
稚 稚 稚 稚 稚
游 唱 識 識 識
戲 歌 二册
話 每册二册
每册一角

少 年 叢 書

每册一角

少 年 雜 誌

月出
一册全年八角

加 法 盤

一份一角

九 九 數 盤

一份一角

◎以上各書爲十餘歲兒童之用

完 全 華 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漫郎攝寶戈

第一章

白來復曰。一日余往羅益城。因余所應得之遺產。須由議會公決。事畢。返里道經愛勿留宿。一夕次晨上午。將抵拍綏。距鎮五六里許。余見當時途人鬨擾之狀。不勝詫異。比及鎮。見多人四出往觀。羣聚於旅館之門。門外有馬車兩輛。馬未脫輶。滿口噓沫。咻咻然喘不已。似初自遠方來。余少憩息。欲探悉其原因。而熙來攘往之人。若甚形忙碌。無片刻暇。足以資吾推問。後見一守衛兵荷槍披甲立門側。余以手招之。詢其顛末。守衛兵曰。無他事。今有不貞之婦十二人。余等須護送彼輩往海夫特來。四抵埠。然後再徙之美洲耳。中有美麗之少女一二。致引人耳目。來觀者紛紛也。余聞此說。覺胸已了然。急欲他往。忽見一年老婦人。自旅館步行而出。拍手大呼曰。青天白日。野蠻之手段。竟顯然發露耶。能不令人懼。能不令人憐。余詢之。老婦曰。噫。余不忍言。汝試往觀。汝覩此。汝心能勿酸耶。汝膽能勿裂耶。余覺此事頗離奇。欲跡。

其底細。於是下馬步行。側身而進。覩其狀。不覺心悴然動。蓋有婦十二人。腰俱繫以鐵練。循環互聯。之中有少女一人。狀局促不安。若羞與囚婦爲伍者。然雖衣服不整。形容憔悴。而一種妖嬈之姿色。不少改。常度使非身陷縲絏。當必爲貴介儔。無疑。故余一見之後。覺余之哀憐。心愛敬。心俱不期而感觸。且藏頭匿面。其爲貞潔可知。當時護送兵六人。俱團聚一室。余徧覩其兵目。詢以少女致罪之由。兵目言語支離。余終闇昧不明。其言曰。余奉警察局總巡之命。從善堂押解至此。伊如果善良者。決不拘囚。雖伊非他囚婦可比。然余並未奉命。不能以異等之優待處置囚徒。余自途詢其始末。伊終默無一言。故余亦不知其底蘊。足下試往詢一少年。或者可知。顛末伊自巴里隨行至此。淚未曾乾。大率非此女兄弟。即其意中人。語畢。余馳往少年處。但見少年如醉如癡。覺世間種種之惱悶。無過此少年者。少年衣裳楚楚。不事修飾。一望而知爲高貴之族。迨余近立其旁。覺其一舉一動。有俾余激動。願爲効力之熱誠。余坐而言曰。余本不願觸君憂思。但君必喜述彼女薄命之事。或者公論未泯也。少

年意以非少女允許。不敢道及實事。因伊有種種之原因。以秘密其事。茲之所云。蓋其大略也。言時指守者曰。此不幸事。不久當顯露。余戀愛此女。不忍捨。覺人世無此女。余不願虛生矣。故在巴里時。想各種方略。俾得全其自由。不料用計不成。用強亦不成。但無論天涯地角。斷不忍舍而他去。余此次橫渡太平洋。同往美洲。思慰其寂寥。奈彼如狼如虎。全無心肝。之守衛兵。決不許。余近彼少女一步。余思待此輩出巴里城。希圖劫掠。以便偕遁。爰出巨資。募助余者四人。第四人膽怯如鼠。得資後已遠颺矣。故偕遁之事不成。余希望既絕。只得求此守衛兵。啗以重賂。俾余得長途隨行。此輩貪賄。遂尤如所願。惟余欲親近此女。伊等每次必索重賄。金錢有限。慾壑無厭。故至囊空如洗。伊等因余資用乏絕。遂不許。稍近即欲稍近。有時且以槍頭相向。余迫於不得已。只得將坐騎拍賣。而余隨行之志。不少衰。惟有徒步西行而已。余聆其語。雖至幽靜。而淚涔涔下矣。此等冒險舉動。世不多遘。能不令余生無限之感情乎。余曰。余非强欲知足下秘密事。或者余知之。能助足下一臂之力。似非無益於足下。

者。少年曰。以余觀之。此事實無一線之望。但無論如何艱險。余必至美洲到美後。或得與余所親愛之人同居享自由之幸福乎。今已致書友人令其寄資海夫特來。以解余厄。言時回顧少女嘆曰。余所最難者道阻且長。前途僕僕加以牀頭金盡。壯士無顏。何以慰我所愛者之心。余曰。余可寬解足下之困難。區區之數。請足下受之所悵恨者。除此不能再効力。當時余與以金錢四枚。不令守者知。恐見之必多方勒索也。余躊躇再四。思少年何以得途中毫無阻礙。與彼所愛者長談。余因令守者來語。以余所計畫之事。伊等聆余言。面紅耳赤。若貪得無厭之狀。頗爲可恥。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語余曰。此非余等不願伊二人長談。惟伊常欲相近。使余等有種種不便之處。可知事屬公平。非余等之貪慾也。余曰。費金錢若干。足以補償汝等所不便之處。守者大言曰。須金錢二枚。余如數與之。曰。我無虞爾無詐。余可致書少年。少年亦可致於余。途中一切實在情形。異日不難水落石出。汝等須知余非無權力。以禍汝事畢。余通計費金錢六枚。視彼少年有無限感謝之色。使余確知其爲上。

流人物而余亦非費金錢於無益者。臨行余與少女亦略談片刻。少女清辭柔語。旣和且平。令人神往。當時余思慮萬狀。籌疑不決。覺此女之品行殊不可思議。余返鄉後。此事之結果。迄未明曉。將及二年。適逢其會。得悉始末原由。而其時余腦中已消滅殆盡矣。一日余同某公爵自倫敦至開連。寓居於金獅旅館。某日午後步行街中。遇一少年。恍如與在拍綏所遇者同。其人衣履慘淡。面顏較余前所見者更白。臂挽一皮包。似初到此地者。惟現一種氣色。至今猶歷歷在目。余因謂吾友曰。試看此少年。吾擬與之接談。少年識余。喜出望外。因握手而言曰。吾今而後可表余一片感謝之誠矣。設不遇君。殆疑吾爲無心者。余詢其何時到此。渠云新自美來。至海物頃自海物道來。余顧謂之曰。吾觀君經濟未必寬裕。請至金獅客館。卽余所寓者。余緩片刻即來也。余返寓非常歡迎。因余久欲知其事之原因。及彼到美之情狀。伊所需各物。余命棧中供給。彼亦不待余請。即將歷史告余矣。少年謂余曰。長者仁愛可感。吾若不告長者。則余豈非蹈忘恩之罪耶。君不特知吾之困苦。并可知吾之罪。及可

咎之處。但吾知長者雖必責吾亦必諒吾也。

第二章

余家爲畢街臺之望族。余少時。余父納於阿米行斯學堂中肄業。余勵學頗摯。不欲以兒戲浪擲時序。故講師以余爲諸同學之矜式。余非矯勉。因天性靜密。好學不倦。致余之學業與時偕進。且余系出名門。故一時見重於儕輩。越數年屆畢業期。余考課最優。講師極力嘉勉。並勸余信教入會。時余年已十七。余胸已掛十字牌。名爲前物里格來歐。余父希望頗大。以瑪太教派平庸。欲余更上一層。故余未之諾。嗣得吾父之允許。擬入高等學校修業之期將近。余返里有日矣。所悵恨者。余離阿米行斯後。將與余良友鉄白治長別。伊較余年略長。同一學校肄業。同食同遊。形影不相離。數年聚首。一日驪歌乍唱。能勿黯然神傷。但伊家不中貲。只得淹留阿米行斯補習聖課。以備卽入教會。余友品學兼優。史學尤推獨步。待人接物。無不以熱誠處之。與余交最切。雖管鮑不足喻也。余當時若能感其至誠。納其忠告。則回頭是岸。出火坑。

而登諸祖席。幸何如之。又何至聲敗名裂。後悔莫追哉。總之凡事皆由命運註定。致靜友之勸誠。毫不注意。而其後一切困苦顛連之狀。亦並未計及。反謂吾友之過慮。然使行期略早。余不至罹此魔境。歸可告無罪於父母。臨行之前一日。與余友鉄白治散步。忽見一華美驛車。馳驟而過。余好奇。欲覘其狀。隨車行至旅館門。車停。見有婦女三人。自車中出。急步入旅館。年老者留心看護。攜行李等件。狀甚忙促。一少女獨立門外。風致嫣然。余性曠達。平日見稍有姿色之婦女。無不漠然置之。奈一見此少女。心猿意馬。覺無限之美麗。映照於余眼簾之中。由是魂蕩魂銷。身不自主。余素膽怯。易失常度。至此竟不假思索。徐步而行。直近於余所最愛者之側。並與之行禮。少女雖幼稚。覺心中坦然。毫無拘束。知非局促者比也。余語之曰。密司以何事至阿米行斯。此處有戚族朋友否。少女曰。妾父母共妾至此。納妾於聖母院。行入幕禮。西俗女子入聖母院。以幕覆其面。終身不嫁。故名。余聞此語。希望既絕。萬念俱灰。既而思之。少女於余似非落落難與合者。余惟憑此三寸舌。以利害陳之。以情意感之。或者。

天心默佑足以挽回其心但欲阻其入幕致余與少女俱陷於顛沛之中余絮絮與語舌敝唇焦用種種之方面以鼓動之以反對其家庭之命當時聲淚俱下慷慨激昂至今回思以素不相識之人與之密談衷曲使非愛力所觸情不自禁決不作此怪事語次少女意似感悟怡色柔聲謂余曰妾心焦灼妾命不知在何時余慰之曰密司信余言領余愛情余願犧牲此身出密司於苦海之中享人世幸福少女愁眉不展使余萬種情腸盡在不言中余再三勸解此女亦認余謂非欺人者曰使有幾希之望足以恢復自感君大德當以身報之余告以此事終當竭力設法惟余閱歷未深計畫未善耳談論之頃者僕適至余惶遽無術意余之佳遇必爲所挫折但此女警敏足以補余意料所不及其時伊呼余爲姨丈僞爲戚族也者舉止如故無絲毫窘狀余思邂逅相遇實出意外其入幕一事須由明日決定今夜可與之同膳握手談心矣然猶以爲未足余默計某寓主昔爲吾父之御者今在阿米行斯經營生計待余殊誠懇不如下宿於其家得與所愛者密談衷曲議決余與少女同行同往

旅館旁觀見者竊私相疑議余亦不之計友人鈇白治見余等動作離奇似甚駭異然余等談次伊散步距離較遠一切俱未得聞故伊不知底細隨余等行余恐其洩漏因託故遣去之於是惟余二人到寓爾時把臂言歡促膝談心非復童時故態愉快之狀爲前此所未夢及樂極而余竟如癡眩目相對無一語惟潛潛淚下而已漫郎係少女之名見余如此心殊感動卽自言悅余甚余思伊特未知余家世耳若知之愛情當必更深伊出身卑微得一上流人爲彼情人豈不滿意但燕雀處堂終非久計余細計善後之策莫如偕逃惟須遣去漫郎之從者殊非易易余決於晚間雇一驛傳馬車黎明至寓斯時萬籟無聲人各睡夢未醒余等可潛行至巴里到後卽行婚禮豈非快事當時余囊剩有五十金鎊漫郎倍之以爲有此數不虞匱乏卽有意外費亦無不垂成矣膳畢余心滿意足趾高氣揚卽準備實行之計余行裝早已端正因余適屆歸期故一身料理殊便明晨五鐘車到此時城門已啟當無所留難祇須搬運行李費一手一足之勞耳然少不經心余計幾不行吾友鈇白治志趣正閱厯

深當時於余等祕密舉動。雖尙未知。但美麗如漫郎。余導往旅館者。何故恐彼發洩。話。故遣去者。又何故種種曖昧行爲。早已啟其疑端。自與余別後。恐增余厭。故余與少女同居之旅館。彼亦絕跡不來。而余夜深回寓。彼早守候於居宿處矣。余見彼在心殊不適。彼卽直言曰。吾觀君舉止。頓改常度。君必有所默思。而不以告人者。何妨示我一二。余隨口應之曰。余舉止容或不自檢束。余實無所事事。鉄白治曰。否。誑哉。君也。君視僕爲友乎。當可信託。何祕而不宣也。言至此。激昂奮動。必欲知余祕事而後已。余計窮辭曲。迫於萬不得已。遂詳述其歷史。不復顧忌。伊得此消息。頗不以爲然。余亦自悔。孟浪不宜以僕奔之事告之。以至戰慄悚懼。鉄白治徐言曰。僕與君雖交誼頗切。君所行事。僕無權以干涉。無力以阻止。君閱歷未深。不悉前途之若何危險。僕必竭智慧以挽回君心。設或迷不知悟。僕必向君所親者。洩之使事敗於垂成。君休矣。母戀戀爲此際。吾友或婉勸或力阻。或虛聲恫嚇。余默不作一語。躊躇再四。旣思事雖洩露。而動身之日。尙未明告君子。可欺以其方。余不得不行權宜之計也。

因謂吾友曰。余今悟矣。爾眞吾友哉。余誠戀愛少女。但偕逃一節。殊非易事。非熟思深籌。不可。明日九時。請來寓君觀此。女足償余。偕逃之險否。一切悉憑君裁。余不作誑語也。吾友聆此語。頗信諾。卽去。臨別。萬千叮囑。余意當時。雖被余欺。後必真情畢現。未免傷厥感情。孰知吾友始終以熱誠視余。不少悛改。且以大義相規。以愛情相感。余終不克。從迴思往事。負疚滋多。至今悔恨無及矣。次日清晨。馳往漫郎寓。伊已候吾多時。由樓窗上遙望。見余至。卽下樓啟門。余等潛行輕步。不驚一人。漫郎攜應用衣服一小包。匆促上車。瞬息卽離城。車行甚速。天未晚。已抵聖達泥。馬困憊。須換。余等亦得稍敘幽情。比車抵巴里。無險可虞。余等始有暇就食。蓋自離阿米。至今尙未得一餐之飽也。當時余愛漫郎。顯於言表。漫郎感余情。亦示愛於余。兩人色授魂與。竟忘其身之所以在。旁觀有人御者。及逆旅主人。見余等童稚戀愛。目灼灼注視。余等亦絕不顧念。至婚禮一節。本擬行之於聖。但泥奈已忘却。此際儼如夫婦。絕不慮將來之結果。何如。但得漫郎忠心視余。余一身快樂靡涯矣。蓋余覺漫郎怡柔之聲。

色。娉婷之姿質。其無限妖麗。余心早爲所鎖住。謂人世烏有第二佳人。若得長享豔福。余生不虛矣。無論命運可怖。一剎那頃歡樂之因。變爲愁苦之果。禍福無定容。或未可料。但余守之以堅持之。以定冀享人類天然之幸福。或可如願以償乎。於是余等租得住宅一所。在巴里維路。與統領佛米亞爲比鄰。初至巴里二十餘日。余沉溺於愛河。絕未動思鄉之念。及吾父不見余之慘狀。惟余自思。雖棄家遁跡。罪無可辭。究未十分放蕩。且漫郎起居中節。動靜合宜。余又有擔任家務之責。故決意至吾父處。請罪解免。余述漫郎視余之忠。使吾父見彼之品格。與彼之舉止。或憐而許之。余無他求。但得吾父允准行結婚禮。余無他慮矣。且資用乏絕。後將如何爲繼。此一難問題也。漫郎聞余言。默然者久之。余知彼爲難之處。所惶懼者有二。一。余別後。彼惟獨處。踽踽涼涼。何以爲情。二。余一去不來。吾父堅不允許。設種種方略。以離間吾。使余與彼不克復聚。天長地久。此恨綿綿。薄命紅顏。如何結局。總此二者。非彼所深慮乎。謂余曰。此間銀款。足供數禮拜之用。後此當設法致書於妾之親戚。懇其贍助事。

無不諧言時神情奮激余思余之出奔爲彼一人且彼殊戀余胡庸再尋煩惱以增愁慮遂許其請歸思亦頓減矣但因漫郎之故家事與經濟由一身肩任頗費躊躇數日後漫郎衣復華麗度支亦稍裕余計囊只剩金錢二十枚而驟然綽綽如此豈不令余奇詫漫郎曰妾固以運動經濟之責自任者郎勿問可也余愛之甚亦無所疑慮一日余他去語之曰余必早歸比返余擊門久始得入余滋惑焉當時祇用幼僕一人余詢其故幼僕支吾答曰未聞密司忒擊門之聲余曰汝不聞耶汝今何爲啓門耶被此詰問幼僕無辭以對向余哭言曰主人乎主人乎此非僕人故僕人奉主婦命俟某統領下樓後始准啓門故致遲遲若此余聞此說驚慌無措爲語幼僕曰汝告主婦余與人約暫他出約數分鐘卽歸汝告余事勿以告主婦語畢卽離室心悵悵不知何之且行且泣亦不知淚自何來行數武進一咖啡館擇僻靜處掩面而坐欲就現象而細審之但言念及此余身震手顫矣余力自排解詳加忖度意漫郎與余相得甚歡必不至懷二心余其妄疑耶彼若負余當不愛余矣愛情不深初

何必偕逃殊費思索猶憶三小時前與之接吻而別親愛不少減是亦深知余心何自苦乃爾彼美豈輕佻者或別有不得已也爾時余心或上或下既以此自慰但某統領何以來此又何以祕其來去踪跡此中殊未釋然且近日自奉較前豐厚日用亦逐漸增加皆非余目前境況所能有此豈伊真別有所愛耶伊告余度支自能措置不知此款何從接濟覺無可爲之解說所異者余自到巴里後無論散步游戲伊無不與余共之伊未嘗外出余亦未嘗一刻離形影相隨甘苦同之暫時分手勢且勿忍皇天后土實鑒此心何至以片刻之暇遂有外遇耶噫吾知之矣某統領在商界上庶務繁人亦忠實可信或者漫郎之戚族以助金託彼轉交亦未可知大要前已取過今又送來即不然漫郎欲試余之信彼與否故設此以疑吾乎若余照常回去彼見余不以爲意當必告余究竟余何容自猜此理殆近心中憂慮亦頓減決意僞作不知將所聞爲過耳風矣遂卽歸家與漫郎親愛如初彼亦親愛不改常度余初意本擬述余臆說繼見無所異自信所忖不誤則此事何必提及徒增余傷心

耳於是夜膳畢余作愉快狀攜椅案旁相對而坐不料余所愛者面目間現有一種憂慮氣象憔悴之色慘澹之形令余心驚令余氣沮豈彼與某統領愛情果深耶余默然以目視以情感不言不動神情恍惚者久之不知漫郎見余癡情有所動心否漫郎淚下如雨不發一言余喟然曰天乎吾親愛之漫郎乎何事使卿愁可否示我一語胡爲鬱鬱至此伊不語但對余嘆息悽慘之態愈使余腸寸斷也余起立於座身戰心競山盟海誓表余情衷甚至涕泣以慰其哀求其告我以故當此愁雲慘霧萬種淒涼令涼血人見之恐亦生憐惜心也未幾忽聞有人上樓輕叩余門漫郎與余接吻後逕走至內室余意伊不願見客故避而之他余遂往啓門門未全啓突三人將余捉住其人似吾父之僕並未強暴二人捉余臂一人檢余袋將洋刀取去事畢彼等卽求恕彼不敬之罪云係奉吾父命實出於萬不得已且吾兄在樓下車中已候吾多時矣時余已失知覺力心無所主不作倔強態亦絕不一言隨行數十步卽見吾兄已候在車中余坐於其旁車驟前行從兄命駕往聖但泥吾兄待余頗慈

愛途中不發一語。余亦不欲言。惟回思不幸事。前因後果。暗晦異常。百思不得其解。此必有伊誰。主唆其間。殆鉄白治與嗚呼鉄君。吾命交與君手也。雖然。余與彼未嘗謀面。何能知余居留處。熟思深籌。決非彼所能通消息於吾父者。若云漫郎之計。稍爲近情。然當日之愁眉不展。淚如泉湧。及別時之接吻似於愛情。未嘗稍減。豈忍棄余如遺哉。當時細較之下。意巴里相識之友踵余居所而以告吾父者。此說殆是。余惟準備受家庭之辱罵。及責余背逃。忍受無違。彼等欲余如何。余惟命是聽。蓋必如是。可望早日回巴里。得以重享豔福。也有頃抵聖但泥。余兄見余久不出聲。謂余恐怖。語余曰。爾母恐爾見父時。力盡子職。言歸於正。知吾父必非嚴酷者。此後痛改可是。晚伴余宿者三僕。恐余逃也。夜宿之寓。卽前此自阿米行至巴里時。同漫郎所停宿者。余心益覺悲痛。寓主等尙憶余面目。見余後。竊竊私議。余恍惚聞彼等言曰。此美少年。卽月前同一少女。至此游歷者。少女殊美麗。二人似甚相愛。不知如何離散。殊可憐也。余佯爲不聞。不願聞。亦不忍聞也。恐益余侘傺耳。是晚。百感茫茫。心神。

交瘁。不問長夜漫漫。何時旦也。翌晨。卽乘車動身。比抵家。天色尙未黑。吾兄先見吾父。述余願受教誨。並無倔強之意。父見余少假顏色。亦無他語。不過照常責余。不應。未得允准。遽自亡去。且不知人之底細。一言遽相從。殊太不自量。并謂經此小冒險。但望汝閱歷加深。不無小補云爾。余聆父教。並謝其免罪之恩。且自誓此後當謹守規則。恪遵教訓。父問余言。意殊釋然。余暗自欣喜。謂照此情形。即今夜驟逃。亦非難事。吾計得行矣。爾時晚膳已備。余卽就食。彼等且啖。且笑。以余逃奔之事。助其談興。余心中方自喜。以爲轉瞬卽離苦境。戲謔任之可也。但吾父落落數語。殊觸余心。父曰。某統領。誠奸滑哉。分人之愛。并使人失所愛。人情鬼蜮。世態炎涼。可爲長太息。余聞某統領之名。瞠目結舌。不知所云。乃懇吾父明白宣示。父回視兄。詢其曾將始末。告余否。兄曰。未也。吾弟在途。默無語。意似感悟。似不必以此藥其愚。父聞此語。雅不欲令余知。又不願不告。頗費思索。余誠切求解。父允釋余之疑。然余愈增惆悵也。父遂問曰。彼美戀汝。果無或貳心乎。余曰。眞實無妄情。之至而愛之極。無足啟余疑者。

父聞余言。卽大笑曰。汝言誠佳。豎子閱歷殊淺。真易欺哉。語畢。笑余愚。不止。余默不作聲。父又言曰。以吾計之。汝自離阿米行四後。得漫郎之情愛。纔十二日耳。前月二十八日。卽汝離阿米行四之日。今日卽二十九日。某統領致書述汝行蹤。去今已十一日矣。吾意十一日以前。與彼女子通款曲。亦須八日。三十一日減去八。加十一日。祇存十二日。眞情畢露。推算當無誤也。語畢。又復大笑。斯時余心氣沮喪。恍然若失。少頃。父又言曰。汝童驥漠不知情。被人愚弄。可嘆。可憐。某統領行素不檢。重以狡滑。濟其惡。況汝又非舊相識者。其足以啟其邪念固也。以汝夢夢彼。亦何所顧忌。不思染指於其間耶。女子水性楊花。惟利是視。迎新送舊。自古而然。奚足怪者。某統領知汝爲吾子。汝去則彼可長留。勢不兩立。爰卽致書於吾。詳述汝居留之住址。起息之情形。并謂欲得汝。非用强硬手段不可。其如何處置。彼少女已計較停當。故汝兄得乘汝不備。取汝如反掌也。汝試思之。人心叵測。變態百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後汝當檢束身心。勿以昧昧者貽老父憂也。父語畢。大觸余隱衷。使不能少耐。余起行。

不及數步隨卽倒地不省人事良久藉醫藥之力余復蘇兩眶淚如潮湧口噤不能言惟發悲聲愁聲怨恨聲嘆息聲種種淒慘景象令人不忍目覩父素愛余卽百計慰解然終無效余投身於足旁如禱告狀求其許余至巴里願與某統領決一生死移時余大叫曰否否彼雖奪余漫郎之身必不能奪漫郎之心漫郎愛吾無可疑者彼必以白刃逼余所愛致棄余如遺也噫天乎天乎漫郎豈棄我哉

第三章

余此時心驚膽戰狂語不休口中但曰殺……殺……殺彼怪物余必至巴里父見余如此以余癟發不可理喻遂引余登樓幽於一室以二僕來守護余此時昏迷不省但願至巴里一刻鐘雖性命易之不惜也少頃余心稍清知以狂語之故致一步不能自由余細加審察見樓窗甚高無隙可遁不得已婉語諸僕懇其放余逃去余沒齒不忘重報種種哀求計皆不行甚至危辭恫嚇語涉激烈然亦無用余望旣絕余心不變遂投身於床輾轉反側斯時別無他想惟有一死以自免耳志旣決念旣

堅。故自是晚至翌日。彼等所進飲食。均拒而不納。午後父來視余。以天性之愛。動余感情。並勸余進餐。勿復過悲。余以父愛情深。不忍方命。故此後非吾父解勸。余均不食。父多方譬喻。多方辨駁。並排斥漫郎之無情。以去余之固見。斯時覺余愛漫郎之情。衷已冰消霧釋。人情蜀道。世事浮雲。彼美薄倖。得新忘舊。殊不足掛齒。然心雖作如是想。奈彼妖容豔質。深印於余腦中。殊不可磨滅。余自思經此恥辱之境。悽慘之景。尚有何面目。偷生人世乎。但不能與負義之漫郎面質。死亦不瞑目也。父見余激刺。殊甚。頗以爲奇。知余拘於名譽。不敢逞所欲。大凡男女愛好情絲。未易割斷。非固執一是。癡情使然也。此意與余旨殊合。知子莫若父。所由來者遠矣。一日父至余所。示意於余曰。格物利亞。汝今可佩瑪而太教派之十字架矣。汝志趣未正。當靜自涵養。汝固多情者。將爲汝擇一佳婦。汝意云何。明以告吾。母隱。余對曰。吾親愛之父乎。兒自經此愁苦。一切皆輕厭之矣。非漫郎決不願再尋煩惱也。父笑謂余曰。吾爲汝選一人。與漫郎姿色相埒。而誠實過之。余曰。父果慈愛。請復吾漫郎。吾父乎。兒與漫

郎相處久必不至愚弄吾其爲某統領狡計離間吾二人當無疑義人非木偶誰能無情以漫郎之嬌癡及誠摯雖具鐵石心腸當亦憐而愛之也父曰豎子眞癡哉汝之見拘非明明彼之計畫耶何昧昧尙未晤也汝從余命母妄想母妄動以享幸福勿再入迷途余思父言殊不謬但余受感深種種感情時繁迴於胸中噫多情之格物利亞汝何不幸致陷於治淫之手而不悟乎悲歎之餘時或怒而淚下余固童稚輕信人言致受人欺然余不死必有以復其仇勿謂吾刃勿利也父時詢余意欲如何余曰將至巴里焚某統領之居殺彼凶徒殲厥蕩婦以一洩吾忿父聞而笑謂余母顛狂乃爾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當平心以思母以躁急致禍也韶華荏苒轉瞬已屆六月矣此六月中余心亦漸變謂漫郎爲有情歟余先覩以爲快謂漫郎無情歟除復仇余不願再見也時而戀時而恨時而愁歎時而哀痛時而有所冀時而無所望喜怒不常歌泣無度隨腦中之現象以爲轉移此時吾父以各種書籍詔余觀覽心思稍散愁悶稍解前此讀書興會復萌余悟性頗敏知從前種種不堪回首脫情

海而登。覺岸將於是啓之矣。

第四章

際此幽禁之時。除鳥啼雀噪。伴余寂寥而外。至親戚之間。旋晉接友朋之酬酢往來。蓋已疏之久矣。一日鉄白治忽來訪。余雖喜。而頗覺赧然。所異者。伊見余不加責備。反益形知己。親愛逾骨肉。覺友誼之深。世無第二人。其議論之中。竅使余心中驚服。三日不見。已非吳下阿蒙。況嘆違至六月乎。宜其儀容大變。確有成人氣象。非如小學生矣。彼初弔余。受欺繼賀。余自新終則告。余須從過失上得見識。並看破世間一切歡樂事。余聆其語。頗自驚奇。不圖吾友進步之速。乃爾。彼似已知之。遂對余曰。吾親愛之友乎。請聽僕實踐親厯之事。僕初甚喜行樂。與子無異。藉上帝之靈。使僕改心向道。僕於行樂向道二者。兩兩比較。覺信道之事之不謬。僕於是厭棄世上一切事物。皆煩惱之媒。出世之想懷之久矣。所以淹留至今。不能享獨居清福者。無他祇。以與君友誼未盡耳。君質本聰穎。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事。但兒女情長。未免爲歡娛。

所牽引。此實壞道心而損名譽也。自君離阿米行四後。僕未嘗一刻歡。若君知僕羣訪之跋涉。當亦知吾苦心矣。僕得君偕逃之消息後。卽覓馬追蹤。但以遲君四五小時。遂不能及。復抵聖但泥。君適行。僕又勿及。時僕知君必在巴里。思君等所住之地。無不偵探。費六星期。於無結果之尋訪。卒遇彼女子於戲園中。時女華裝豔服似貴介儈。僕卽踵其車。至彼寓所。又從僕人處得悉。某統領之事。次日。僕卽往訪。欲從彼少女。目中探君行蹤。彼聞名。卽望望然去。如不願聞者。僕於是返鄉。近知君冒險各事。及彼少女之棄君於不顧。君心緒正煩。僕不願來見。以增君愁。今爲日已久。君心清靜多矣。故來與君談。闊別也。余歎曰。果爾。君見漫郎矣。噫。君運真佳。如余命薄。恐不復見之矣。鈇白治曰。君何戀戀乃爾。君性質和平。心思靈敏。聰明人應早見機。何得有此嘆息。余聞語頗感悟。頓生厭世之念。而入聖道之途。境隨情遷。由景變向憶阿米行。四主教告余之言。覺舍此別無可求之幸福。而信仰心實左右余之思想矣。余自思將爲一高尚之生活。消磨時日於讀書信道之中。使無暇涉及可怕之歡娛。

非足資吟誦者不觀念。非日用所需者不注意。他日覓一隱居地。在森林之中。旁有花園。清流映帶。設藏書樓一所。恣吾所覽。有朋友六七人。智德相切磋。有時引壺共酌。不必旨酒佳肴。洵可娛樂。且與巴里友人訂約通信。知人世種種之現象。足以資吾談柄。非以爲奇也。芸芸衆生。熙來攘往。世外人冷眼觀之矣。念及此。幽閑安逸之境。殊足助余信道之誠。但此心所耿耿者。有此安樂鄉。不能與漫郎共之。亦一恨事。維時鉄白治時來余所。蓋欲堅余信道之心也。余卽以此事告吾父。父曰。擇業自由。吾決不干涉汝。但吾有督飭之責。引導之權。以補汝之所不及。余覺父言甚有識。不特堅余之意想。并其先見之明。非老成不克。有此深謀也。修學之期日近。余與鉄白治相約。共進聖教。而壁專治神學。父見余心氣平靜。亦不阻余行。吾友名譽頗著。教主等皆知之。動身之前一日。主於教長之家。比及巴里瑪而太之十字架。易教會服裝。更格物利亞之名曰阿陪格利歐。從此洗心滌慮。專心向學。惟日不足。繼之以夜。不數月。學業大進。名譽亦大振。余名已列入牧師之中。蓋信仰之甚。余竭智慮以作。

諸聖課。不敢稍懈。故得此佳結果也。吾友見余轉化之速。信道之篤。不覺喜極欲狂矣。余自思少年血氣未定。志之所向易變。一念方興。他念又起。而代之。幸彼蒼仁慈。隨時默佑。足以勝人慾之私情。悟天理於俄頃。自問前此可悲可怖之境。如何迷人本性。舍正路而不由至絕。無一毫悔恨之心。今幸立足已定。不敢再陷情障。卽有時忽起肉體慾念。念聖亞四丁詩一首。則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余當感謝上帝。得聽彼之箴。誠心殊自足。不料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偶或不慎。剎那間。臨余於萬仞深淵。從此失足。一落千丈。殊難挽回矣。余住巴里一年。未嘗聞漫郎消息。雖時思往訪。徒以鉄白治之謠告。與已之回想。使吾癡念消去。意以若彼明媚妖麗之淫婦。聲名湮沒。不復現於世矣。厥後神學一科。將臨大考。余亦與焉。余卽邀同名譽者數人。屆期親臨觀瞻。以增光榮。余一時名震巴里。卽吾所愛者。亦耳聞之矣。彼見余名頗滋疑。因余已易名故。但覺此名頗似。故於大考之日。彼偕二三女子來觀試。思彼來此。欲以廣眼界耶。抑以悔恨故。欲來剖白耶。此處本備有女座。以簾蔽之。故彼之來也。余未

見及亦並未疑及。未幾時屆六下鐘。余返聖失而壁須臾。門者報有一少女求見。余允出見。注目視之。非明明漫郎耶。但較前更美麗奪魄。時年方二十九。妖豔之姿。非筆墨所能形容。余心中如幻如夢。如受魔術。瞠目結舌。不知其來此何意。惟垂首以待其解說。彼見余默不一言。亦甚局促不安。但舉手掩淚低聲謂余曰。妾之不忠致郎厭棄。夫復何言。然郎亦忍矣哉。睽違二年。竟不一謀覲面緣也。今妾痛自愧悔哀告於情郎之側。郎或者憐而救之。奈何心如鐵石。不致一二慰藉語也。余當時聞彼面責之言。頓觸舊日感情萬種。愁腸殊難筆喻。雖欲答彼數語。第口噤不能發一語。彼卽坐下。余面壁而立。不欲令負義人見之也。良久余作悔恨聲喟然曰。不潔之漫郎。不誠之漫郎。彼卽泣而言曰。妾之潔誠與否。亦不願剖白。余大聲曰。然則汝來此將何爲。彼答曰。郎如不見。諒妾甯死耳。不願覲顏人世也。余卽歎曰。噫。不潔誠之女。吾命任汝。如何汝可取吾命去。余惟命可供犧牲。余心何嘗一日忘汝也。言時雖勉強支持。而淚如泉湧矣。彼聞言喜形於色。起而抱余。以種種之戀情媚態表其愛余之意。

至誠余答語仍冷落但余心漸爲所激動腦筋中又涉有一種恐怖思想覺故態復萌情不自禁矣余卽依其旁坐握手謂之曰噫吾不料多情如余竟至爲奸人所愚弄哉夫以其人心中祇汝一人汝所欲者無不樂從而汝竟愚之以詐計亦左矣汝曾見有如余之專一而多情者乎余自信爲天生情種世不數覩我親愛之漫郎乎汝明告余汝曾有一日萌悔心而念及余否抑言猶在耳忠竟忘心也彼聞言卽指天畫地矢誓不二並自道其愧恨之誠余爲之不勝感歎答曰美麗之漫郎以卿神姿仙品下界人何幸享此豔福吾愉快至極高度覺聖失而壁之講自由殊迂泥耳卽性命與名譽之犧牲余雖早見及亦等於鴻毛矣余前途如何可於卿眼中卜之但余受種種挫折種種磨難所以報知己者亦云至矣命途順逆本不以爲介介而卿之愛情實不足以償余所忍受之苦此心不無耿耿余之信仰聖道由恨海而入於厭世時勢使之然也不然余非卿食不飽寢不安豈願舍目前豔福冀將來空幻之快樂哉雖然旣往不咎來者可追余亦不念舊惡第某統領如何誘惑致卿沉迷

請明以告我。漫郎曰：鄰居某統領兩屋，比連綠窗對映，故得與妾謀面。不料登徒子頓起不良，卽示意於妾，並作紳富狀，致書通情，謂其入款足以供妾揮霍，妾思經濟困難，不如從權，宜計得以彼之資供吾等之用耳。但某統領多方媚誘，多方煽惑，俾妾心志迷亂，情愛移易，一著錯則全盤失敗矣。自與郎別後，妾卽隱有悔心，顧已不及。彼某統領雖供吾豐厚，不吝，妾固未嘗一刻歡蓋。彼不及郎之可愛，郎萬種美情，彼無其一。故無論何時與之同遊，同息適以增妾思郎之念。春風桃李，秋雨梧桐，觸景生愁，對影浩歎。此中苦況，不減夜臺郎君名譽。卓然聲聞遐邇，故特至塞蓬來，觀考驗，以探郎消息。當時一見之下，愁恨交并，非力自支持，則幾放聲大哭出考驗室。後徑至僧侶學校，郎如不憐而赦之，妾早自裁決矣。余聆彼懇切悔過之詞，惻然不能自己。以漫郎之故，決意辭去教職，并詢以善後之策。伊答以離僧侶學校，別覓樓宇，止爲最要。余覺其計較甚善，遂從之。伊先乘馬車去，約於通衢之隅相候，少停，余如約逃往門者亦未覺察，遂同駕至一猶太人家。余於是重衣時裝，及佩劍皆漫郎所。

措置。蓋余急於行忘攜銀錢。思欲回聖失而壁往。取伊又恐有他阻難。不之允。謂某統領之惠施。不虞告乏。惟善後事宜。須增某統領之供給。以資余用。漫郎又曰。彼之器用財賄。義所不當得。悉以棄之可也。但妾二年來所應得者。如珠玉及六萬佛郎。妾當取之。彼無羈留之權力。妾與郎擇巴里軒敞之地居住。不使狡黠者知郎試思之。豈非吾二人之幸福哉。余曰。卿雖無顧慮。然余則大難。余在此先後終被訪。悉則余又將忍受。前此之幽閉矣。漫郎曰。離此巴里不免悵悵。余不欲拂其意。使增煩惱。惟籌思終不恰當。二人商議良久。遂定於巴里近村貲宅。則有事來城亦無所不便。卽擇定在采落脫離巴里不近不遠。議畢。漫郎回家。余在土婁利花園邊門相候。不及一時。伊卽乘車來。一女僕隨之。車中攜有箱籠若干。卽衣服及珍寶也。采落脫行程甚少。瞬息卽到。當夜同寓於旅館。次日覓得居宅一所。頗合吾意。斯時余之幸福。非意料所及。漫郎之輕盈斌媚。固不待言。且待余殊不薄覺。余所得之報。足償余所受之苦多矣。風波旣屢經。亦稍有閱歷。故常計議經濟支持之道。此際雖有六萬佛。

郎安足供余二人一生之用。況余二人皆非善自節用者。漫郎之浪費無度。不言可知。卽余亦不相上下。此一難問題也。余謂漫郎曰。有此六萬佛郎。如節省用之。足供十二年之用。蓋久於采落脫。則每年二千克郎足矣。余等宜屏除奢費。起居儉約。所必需者。一馬車與戲資而已。余諸事從節。卿喜戲曲。則一星期往二次。至於演劇。一層須有限制。至多不出三克郎之外。十年之中。余家不無變故。余父年已邁。風燭草霜。不保朝夕。余不久即可受其遺產。屆時尙有何虞耶。余思余計畫實不謬。苟能準此。以行必不至有不給之虞。但漫郎性侈。喜行樂。看戲不及一月。遽忘之矣。余欲得其歡心。奢侈之費。不特不加吝惜。并刻意供其所需。時屆冬令。景物荒涼。雨雪霏霏。寒風凜凜。覺孤村曠野間。另有一種蕭索氣象。於是采落脫之居宅。殊生厭棄之感。漫郎要余移居巴里。遇夜深不便回村。即可下宿於彼處。如是二處。一在城。一在村。往來便而起居適矣。惟此計一行。余之家事顛倒無序。其結果遂不可問矣。漫郎有弟。一在守衛隊中服役。不幸彼所居與余同一街上。一日漫郎臨窗眺望。適爲彼所。

見。遂卽進余室。肆口詈罵。并矢誓將如何如何。以恫嚇之。因漫郎之歷史。彼固知之悉也。此種鹵莽無禮。實出於意料之外。時余適他去。幸未滋事。蓋余性躁急。不慣耐受人之侮辱。必不肯少忍也。余歸時。彼纔出未久。漫郎神色異常。垂首不語。余詢其顛末。彼卽告余。以一刻前可憤之境。并其弟之無理取鬧。余聞之。髮豎。皆裂。卽欲往復仇。漫郎泣而求罷。遂亦置之。談論之頃。其人復來。不待通報。卽直闖入室。對余等微笑。余與之行禮。因余不知其爲弟也。彼謂漫郎曰。此來特請罪耳。適間狂恣。幸寬宥之。因當時疑吾姊作無恥事。遂不覺動怒耳。頃自僕人處得悉其詳。始悔所疑之謬。但願君等忘其前愆。以相交好。則幸甚矣。余本無嫌。卽受其禮。蓋以悅吾漫郎也。漫郎見余等和解。果甚喜。余卽留其共膳。彼亦頗形親近。聞余等將回。采落脫。彼堅欲同往。不得已。於車中讓彼一座。此卽伊入主余家之始。彼覺與余等同伴之樂。稱余以兄。借此一駐足。漸引其朋類來。余家毫不爲禮。且以余爲東道主。交際之往來。日用之所。需供。其困乏殊覺不支甚者。伊思余與漫郎擔負。彼所負之債。余恐惱。漫

郎。故其無賴情形亦佯作不聞。即彼向漫郎索取之費。余亦不問。雖彼有時亦少償一二。但借多償少。終不足以彌所失。且貪得無厭。時來索取。索必巨歟。試思以吾有限之金錢。足供彼無窮之慾。望乎余正設法解此困難。不料禍不單行。一夜余等適宿於巴里。留一女僕於采落脫以守屋。翌日清晨僕人來報。昨夜吾家失火。風大火烈。一時救滅未易。遂付咸陽一炬。余詢其家中器用尙存否。彼言當時擾亂異常。救火之人過多。故損失幾何。實未詳知。余思余之資財。均在一小箱中。或者未失。卽乘車至采落脫檢視所失。箱已不見。余大失望。此時惱恨無已。細思後患正長。方興未艾。窮乏一層。終不免矣。漫郎之性情。余知之已稔。其人頗不耐苦。可與同安樂。不可與同患難。今以余運尙佳。得忠心待余。至貧乏。則必棄余無疑。此女子能以行樂。故犧牲其身。不能以情愛。故忍耐以守也。

第五章

余轉輾愁思。不覺大叫曰。可恨！可憐！汝所愛之漫郎。其終棄汝矣。地球上汝所

有。各。物。將。不。復。汝。有。矣。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汝。其。奈。之。何。蓋。余。推。想。至。極。端。覺。惟。死。
可。以。免。余。種。種。之。煩。惱。耳。此。時。焦。急。異。常。然。尙。不。失。余。之。靈。敏。余。意。將。余。所。失。不。使。
漫。郎。知。另。籌。設。法。供。彼。之。用。則。不。至。受。貧。乏。之。困。難。矣。計。算。之。下。有。二。千。克。郎。足。支。
十。年。之。用。姑。無。論。十。年。以。後。余。所。望。於。家。者。未。必。如。願。但。余。姑。圖。今。日。事。得。過。且。過。
而。已。試。看。巴。里。城。中。林。林。總。總。實。繁。有。徒。既。無。如。余。之。才。能。又。乏。天。然。利。益。然。尙。能。
恃。其。才。力。以。自。養。職。業。不。一。人。各。執。其。一。足。見。彼。蒼。布。置。公。平。彼。無。數。之。資。本。家。實。
貧。乏。者。之。傀。儡。耳。蓋。富。者。有。財。有。才。貧。者。無。財。無。才。則。苦。樂。太。不。均。矣。故。蒼。蒼。者。特。
與。不。幸。之。人。以。才。以。自。立。於。世。至。富。者。之。任。意。揮。霍。或。受。給。於。人。乃。使。彼。貧。者。得。分。
其。利。耳。故。任。從。何。方。面。以。觀。覺。富。者。實。供。養。貧。者。之。無。盡。庫。藏。也。余。思。漫。郎。之。弟。來。
司。殼。彼。於。巴。里。之。情。形。甚。悉。蓋。相。與。一。商。之。當。不。乏。生。財。之。道。此。時。余。只。存。三。三。
克。郎。卽。以。囊。示。之。并。泣。述。余。之。災。難。謂。之。曰。餓。死。與。失。望。自。盡。二。者。兩。兩。比。較。孰。爲。
愈。彼。冷。然。答。曰。途。窮。而。自。經。溝。瀆。者。四。夫。耳。愚。人。耳。世。之。懷。才。不。遇。以。貧。乏。死。者。不。

下數百計。此皆有才而不能自用故也。君自審能作何事。須何助力。計較停當。僕無不効勞。余曰來司殼君。君言良然。然余不能有所待。余所汲汲者。欲以救吾燃眉急。無非爲漫郎計耳。來司殼曰。爲漫郎故乎。此何足惱君者。君所需曷勿向漫郎取耶。君若從余計。不及一夜爾。我當得千克郎相分矣。僕與一貴人相識。其人於花叢中。不吝錢刀。若見漫郎當寵之不暇。即千金買笑。亦無不立從矣。余聞此言。頗不耐煩。語之曰。余不樂有此傷德之事。君以友誼待我。奈何以此相戲耶。來司殼聆余言。亦絕無愧怍。自言蓄此意久矣。吾姊已一次失貞節。今雖爲人所眷念。吾若不得沾利益。吾決不休也。余聞言心已憎惡。頗悔當時受其愚弄。但以此時有求於彼。佯笑語之曰。余細審計。果佳妙。然祇可行之十分。無法時。今尙不至此。請另籌他法。來司殼卽答曰。以君青年美豐姿。天之賦汝。果何爲耶。彼蕩婦情人。欲得汝而甘心。君擇其雄。於財者。曠之不患乏用矣。此計於吾祇小利。且不忠於漫郎矣。余曰。計雖不謬。余終不忍負吾漫郎。余思最易之法。莫如賭博。於現在情形。最爲適當。彼曰。賭博固亦

一財源。但此事全仗命運。運佳則利無止境。運塞則適以導至窮途耳。若個人往。自嘗試。祇略用弊敏巧者亦可失敗。故此法殊可慮也。無已。其入賭博會社乎。所慮者。彼黨以君年輕或不見許耳。僕當設法盡力爲君圖之。君或需財孔急亦當補助。一二君勿慮也。余曰。感君美意。余心足無他求矣。惟余所萬千囑者。余所損失勿使漫郎知。適間商議之事。亦切勿提及。至託余自訪聞來司殼以後。心稍寬慰。惟細思不宜將余所秘密者告之。彼未嘗爲余盡力。余亦未嘗勞之。貿貿然與之談。不亦失之鹵莽耶。設彼不能守口。是弄巧成拙矣。且彼曾告余。將如何。如何欲以彼女之身供其揮霍。反覆小人心懷。叵測。或婉轉設法勸令其棄余而他適。置余於失望之地。不更增余痛耶。屢欲致書吾父。請赦罪。自新。吾父愛吾甚。或者可得救助之資。然迴思前此受禁之苦。則此行當較嚴矣。且余自聖失而壁逃去。未免爲恥辱事。返躬自問。何以見吾江東。當此遲疑不決。萬想纏繆之際。忽得一策。令余愁腸頓釋。恨思念之不早耳。吾友鉄自治。熱心不減。友誼最重。余往求之。必有所得。彼若肯力助余。

無所懼亦無容慮。卽或力不從心。亦必以善意相待。凡人欲有求於人。固已英雄末路矣。仁慈如鉄自治。令余接之。如花見朝日而開放。不亦解余閑愁萬種乎。余回寓致書問候。約其於皇家花園會晤。并云有事待商。秘而不宣。余思得見鉄自治之樂。卽刻之愁悶。已雲消霧散矣。故顏色上不露心事。不致爲漫郎所察出。余謂漫郎采落脫之災。殊爲纖細。不足令余等憂。巴里爲卿所愛地。不妨多盤桓幾日。俟將火災損失之物修理後。再移往居住。未爲晚也。漫郎聞余仍居巴里。頗合其意。故亦無言。須臾余得鉄自治復言。謂准在相約所恭候。屆時余往。彼已先在矣。見余握手言歡。異常親熱。令余不免汗顏相對。余曰。余十分負義。此心愧怍滋多。不知君尙許余爲友否。鉄自治和顏答曰。若與君絕交。非余本心也。君今所犯過失。令僕心係甚。僕與君感情深。交誼切。抑知僕衷。尙有無限愁苦乎。有人於此。其所親將陷於深淵。不及救君。試思之。此人之感慨當如何。余歎息曰。吾愛友乎。君待余之情。與余所受之苦。同一深厚矣。余知此等事。無非敗德傷名。其結果必至愁苦而後已。余實無顏細

述。雖友誼不如君。聞之亦當惋惜矣。鉄自治卽求余述離聖失而壁以後之歷史。不
稍虛飾。以證二人之友情。余感其恩。竟直告余當時之熱情。並描述余二時以前。余
之激觸。恐怖失望。種種惡感情。儻集於余腦。若此時余友不加憐惜。則余將再經苦
難矣。鉄自治聞余事。不勝感動於中。意余與漫郎已分離。謂余幸放懷。毋自苦乃爾。
余曰。余所苦者。正與吾漫郎別耳。情絲縷。纏繞不已。每念及此。痛如刺心。故甯死。
不願與漫郎離。令有情人不成眷屬也。鉄自治曰。然則君欲余如何助力。請自言之。
余不便直道其故。微示以意。彼卽曰。僕知之矣。於是默然。如思索狀。又曰。君以僕疑。
滯爲僕熱心。稍減耶。蓋僕有不得已之苦衷焉。以友誼論。則不得不助君。若助君。不
免長君之惡。於余聖德有虧。二者之中。殊費躊躇。移時又言曰。道德之光輝。禮義之
華美。人不可不崇仰。人之所以舍正路。而不由大要。因貧困之故。經濟上。余畧可補。
助。但君須告我以住址。使僕得乘間來訪。竭吾力以矯君過。君根柢本深。惜不能制。
其情慾。致流入歧路耳。余曰。諾。余不德。不能從君忠告。命之不辰。以至於此。幸憐而

宥之。於是鉄白治導余至銀行。贈余一百七十克郎之銀票。余受之。余友本非富裕。每年薪資祇六千佛郎。受職以來。僅第一年。所有款項。尙未取用。此乃彼於未入之進款中。預支以與余者。此公仁愛誠可感。余惟自悲不幸。余所遭遇。由不能盡余天職。清夜捫心。覺余行卑且賤。惶愧無地矣。余雖作如是想。但一念及漫郎。一切皆不顧矣。意以有美如此。得常親肌膚。畢生之願足矣。惟漫郎性甚詭怪。視金錢如草芥。又常慮不給。舍行樂外。無他欲。而腰纏中。不肯攜。有一文。若行樂事。無須糜費者。今日得過去。明日非所計。牀頭金盡。不間也。故供彼所欲。須與以合意之行樂。則雖有富且貴者。炫耀之。亦必漠然置之。能如是。則心適。否則心遷矣。目下。雖愛吾心中祇。余一人。然余確知其愛情。不克持久。余境況尙佳。其心不至或變。如余不能供其所需。則彼必棄余如敝屣。而從第二之某統領矣。爲余計。惟節余一人之用。以恣其糜費。馬車一輛。費已不資。來日正多。如何維持。久遠也。余告來司殼。以困難情形。并言自友處得千佛郎。盍試余運否。來司殼曰。僕前言薦君入會。此事僕固無辭。但君須設

席款彼中同類。此賭博會社通例也。余允之來司殼紹介入會。謂其黨人曰。此君與
僕有葭莩誼。祇以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極欲成就此業。君等幸善視之。當時余備晚
膳。邀彼等入座暢飲。彼等領余情。隨談及余性情仁厚。舉止大方。謝來司殼紹介之
得人。卽委一人教余賭博手法。場設於曲郎錫文尼旅館中。賭具不一。不暇詳述。聞
係一親王所創設。會友皆其屬員也。余受教者指示。進步甚速。不數日。各式巧妙詭
計。無不嫻熟。余易牌之敏捷。卽老於是者。恐不免受愚。故好身分之敗。於吾者。不可。
以數計。數禮拜後。余所得。除分給各友外。所餘尙巨。此時。卽以采落脫之災。告吾漫
郎。無妨也。余欲得漫郎歡心。遂租一軒爽室以居之。從此富裕無虞。二人之樂何極。
鈸自治時來。余所以道德之說諷。余謂此等事。失尊貴。壞運命。斲傷天良。及早改圖。
爲是。余雖聆其教。終不肯信。而行之也。語之曰。君熱誠。余知之稔矣。然君勿執拗太
甚。以爲女子與聖道。二途各相矛盾。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毋乃不近人情乎。君試觀
漫郎之眼。其價值當如何也。鈸自治受余詆諷。默無言。寬容之度使然也。見余經濟

充裕。不特能還前次借項。而新租華屋。幾三倍於昔日。頗涉疑義。且余耽樂無度。執迷不悟。神怒無情。禍患且接踵而至。於是易和顏爲正色。懇切謂余曰。君今恣於行樂。徒以揮霍有資耳。僕知君財不由正。凡不義之財。其來也勃然。其去也忽然。天之所以福汝者。正天之所以禍汝也。冥冥中降鑒不爽。人宜恐懼。修省不暇。僕之所以勸誠忠告者屢。君聽不聰。無用也。去矣。煦息間。患難至矣。君真不諒吾心哉。恐將來君所有。不正財。傷失不留餘步。致見棄於人。獨行踽踽。凶惡之行。爲轉瞬。卽成夢幻。到此山窮水盡。恐將思僕不止矣。今與君絕交。故將未來之危險。不憚剖切言君。其細審之言已。卽行。余欲挽留之。其時漫郎在旁。牽衣阻余曰。任彼瘋人去。勿令妾囁也。余聞鈇白治語。不免爲所感觸。得漫郎之親愛。余煩惱立刻解散。仍恣意行樂。蓋富增而愛情亦增。世間一切樂事。無逾於此者。所惜者歡樂苦短。憂愁日多。爲可慮耳。若能長此終古。余亦何所求耶。余等運實平常樂及一時。不轉盼間。感慨係之矣。此時余自爲謀計。惟以余資本從事於實業。更復稍置產業。以持久遠之道。則余得。

長享安樂矣。不料事有出於意外者。余之男僕與漫郎之女僕役等。聆余等談論。知余富有資。不覺生覬覦之念。女僕頗有姿色。屬意於男僕。兩小無猜。思乘機得諸伉儷。余等漠不知情。陷危機於不覺。至不能脫此困難矣。一夕來司殼。邀余等夜膳。如命往。及歸。夜將半矣。余呼侍者漫郎。亦喚其僕。良久不應。知已偕逃。彼等實於晚八時同出。假託主人命。將箱籠連往。此固可確信無疑者。然彼等何能逕入余室。至不可解。進往觀之。鎖已裂。門開多時。檢視余箱。余所有華服及銀票。皆不知去向。知被彼等席捲而去矣。其時余皆不知所主。少頃漫郎來。知彼室被劫掠。亦與余同。余遭此不幸。淚不能止。既而恐漫郎見余失望之態。以感刺其心。故作不介意狀。笑謂之曰。余將往曲郎雪而文。取償於彼失運之囊巾耳。彼知余強顏。因余失望情形已洩露於悲傷之中。故亦十分感觸。雲鎖春山。使余益不知所措。低聲語余曰。余等休矣。言已。涕泣如泉下。余欲以愛情感之。以解其憂。然終無效。從此余二人爲所覆敗。卽余所居亦不克長享矣。余擬立移往來司殼家。漫郎則勸余卽往警察局報失。余從

之實則此行益以增吾困苦耳。余之往報失未見有佳結果。而余出門之時來司殼得乘間來與其姊通欵曲談論之頃不外唆其改適。彼得從中取利謂有棋哀姆者酒色徒也。彼於歡樂場中不吝花費。若能與此人相交接。一生享用不盡矣。漫郎從其計。比及余返。彼等早已定奪。來司殼卽通知棋哀姆。延至翌日之晨。竟實行其策。不翼而飛矣。余回時見來司殼在余家相候。漫郎已歸臥室。來司殼謂余曰。漫郎疲殆甚。須少憩息。今夜幸勿擾其清夢。語已卽去。臨行又贈余克郎數枚。余亦受之。是晚余百計思索。欲挽余之頹運。輾轉不寐。計睡時時計已報四下矣。余以睡遲故。翌日至午時始起。卽往漫郎處。欲問其病體安否。侍者告余曰。主婦已於一點鐘前。偕其弟同去。不知何往。余雖疑惑不釋。祇得強自裁抑。屏息而待。翻閱書報。借以消遣而已。兀坐良久。頗不能再耐。往來散步於一室。忽見有書函一置於漫郎檯上。取閱之。卽漫郎親筆致余信也。其書如下。

吾親愛之格物利亞足下。妾今與君別矣。感君情愛。世無第二人可與擬議。若得

永偕仇讐君之願妾之幸也第命途如斯屢遭挫折造次顛沛以至於此飢寒交迫回首不堪設想妾不難一揮慧劍超入清涼顧以虛死不如待時守經不如達權徒以苦我情郎耳苟能持之以堅守之以定心如鐵石氣貫長虹我兩人甯無團圓時耶今請與君暫別以支持爾我之運命妾無他欲使吾格物利亞得享富裕之樂耳此中不得已之苦衷吾弟將略述之嗟夫言有盡而意靡窮辭雖畢而情無限君幸自珍重勿以妾爲念

薄命妾漫郎和淚手啓

余讀畢木立不動此時心不知何所觸有此怪現象不特旁觀所不解卽余亦無以自解但總不外悔恨嫉恥四種惡感情余歎曰漫郎其誠心愛吾乎愛之至者其不能無所恨耶余爲漫郎故棄家庭之樂入鬼蜮之場名譽犧牲道德頽喪以供彼一人之狂恣人之對待女子之愛情又有加而上者余不信也嗚呼負義人反覆無常余爲汝寸腸斷矣回思溫柔鄉中至今遺下者何物行時不與余言別尙欲以一紙書空言搪塞耶噫余今悟矣孽海茫茫塵寰擾擾總是心爲形役遂爾色被情牽此

後杜門謝客勿復妄想以自苦也時余心悲苦之際忽有人來訪諦視之乃來司殼也余不覺怒髮衝冠按劍而叫曰汝眞害人不淺哉漫郎何往彼見余憤激狀殊恐怖卽答曰君以此爲相見禮耶僕來無他欲盡吾力所能及爲君少盡職務耳若此則余行矣後此亦不敢再入君門余卽閉門謂之曰汝勿以爲虛言常可欺人今欲保汝首領則卽告余以漫郎之所在來司殼曰君何不稍耐耶僕來正爲此耳君今得意外之佳運聞之恐銘感不及矣漫郎因懼貧乏不能自存託僕紹介於棋哀姆前此公揮金如土此間頗知名今晨見漫郎悅甚僕時代述近遭損失之災如何爲難情形棋哀姆卽慨贈四百克郎漫郎受之僕謂棋哀姆曰今事方始此數足敷用矣但吾姊所需尙多有一幼弟吾父易簷時託其撫育君如誠心愛之毋令此孩失所吾姊視弟如己勿使傷心也彼聆言頗感動欲爲爾覓屋并許月奉四百利物則一年有四千八百利物不患乏用且不久當與漫郎重聚臨行吾姊萬千叮囑謂君寬慰漫郎永矢勿忘君愛也

第六章

余靜坐默想。萬種意念。使余心志昏亂。適間來司殼議論。竟茫無端緒。得來司殼。逐句設爲問答。方得其要領。斯時道德與尊貴之念。立刻刺入余腦中。覺悔恨不可追。懸想阿米行四在家之安樂。聖失而璧修道之清淨。既不失尊貴。又不迷德性。胡爲棄而就此。余卽戀愛漫郎。娶之可也。歸以告父母。誰能間之。或有以家庭阻力爲憂者。余固無慮是也。父性慈。余若誠摯求之事。未有不允者。審是余得享眞福。世人當不以爲詬病。奚至陷於不名譽之地位哉。輾轉愁思。愈增人悲。少頃。余謂來司殼曰。君若有意。爲余效力。請君抉余眸子。使余目不覩此種惡現象。木已成舟。余亦無他說。但願用君之勞力。以踐君之約。來司殼見余初時怒狀。頗覺困難。今聞此言。實出於彼意料之外。時膽雖怯。心稍舒矣。語余曰。諾。僕爲君盡力。亦一美事。豈不甚願。行見余等。獲益不淺也。余與來司殼商議。同往見棋哀姆。又恐棋哀姆見余年長。啟其疑慮。余惟假作鄉人狀。宛若教會中會友。并預定初次見漫郎時。作種種鄙野情。

形。蓋非是恐難謀面也。棋哀姆租新宅一所。與漫郎居之。漫郎即通知來司。殷來司。殷導余同往。此老適他出。當時余一見之下。垂頭喪氣。覺見彼之歡不敵。離予之苦。漫郎適反。是見余後。喜形於色。余惟嘆息。不置漫郎。初見余笑。余愚直既見。余注視。不發一語。愁眉不展。之狀。彼卽轉身入內室。余卽隨之。見彼涕泣不止。余問之答曰。此問題君當能辨之。妾在君側。徒增君憂悶耳。來此已多時。未嘗與妾一握手。一接吻。卽妾以愛情感示君。亦漠然置之。妾尙有何望哉。余卽擁漫郎言曰。卿諦聽。卿知余受種種挫折之苦耶。余亦不涉卿潛逃之事。但卿不別而行。絕不慰吾一言。當時失望情形。卿可想見矣。今日重見之樂。不必論貴賤。亦不必言名譽。試思卿欲余來此處卑污不堪之境。度踴躇不安之日。能不自傷而涕下耶。夫鍾情如余。竟得如是報償。佳因惡果。何以自解。漫郎卽止余曰。格佛利亞君。請勿復言。妾知罪矣。妾初念本與君同情。不得已而爲此。原爲挽回頽運。起見妾以愛君深。毅然決然。不復與君商。旣君不合意。妾卽棄之可也。今妾所懇者。君其許。妾少耐。須臾。妾於此老處。已得

四百克郎。今夕尙許以珠鑲頸環及他珍珠相贈。並預支半年恩給金。故不能不稍待以取此也。與妾親愛。纔數日。報償不可謂不厚矣。然此老富於年。雄於資。區區五千佛郎。取之不爲過耳。余聞言知漫郎不改初心。甚慰覺彼志堅念定。較千金爲足。貴矣。但余終不免有愧怍之意。余謂漫郎。盍與來司殼謀之。來司殼初聞余等語。曰。喃喃有怨聲。繼思錢鈔已入余等手。亦卽表同情。余等相約於晚餐時。同往見棋哀姆。蓋有二因焉。一則黃昏夜靜。人面模糊。此時余僞作漫郎之弟。童駿之狀不易可辨。二則棋哀姆惠施既多。必求漫郎之親狎。余等雜廁於其間。彼不能狂恣。當時棋哀姆入漫郎臥室。授以珠寶等件。約值一千克郎。又二千四百佛郎。卽所許恩給金也。彼贈此物時。又巧舌瀾翻。漫郎自不能不與接吻。二次。作爲收受之憑證。少頃。漫郎出。與余等閒談。晚餐將屆。棋哀姆即入膳廳。時余等鵠立門外。來司殼執余手。引余往見棋哀姆。並教余鞠躬致禮。余卽恭立如命。來司殼曰。此子年幼無知。請先生少諒之。來巴里無多日。一切情形均隔膜。吾輩當少費心思以引導之。並對余

言曰。汝將常見此貴人。無論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皆當效法之。老蕩子似悅余甚。撫余腮曰。甯馨兒。汝在巴里。須善自防護。巴里繁華地。少年無閱歷。必易沉於酒色。汝宜戒之。來司殼卽道余誠樸。謂棋哀姆曰。此子自少端莊。成人後。不過一教士結局耳。幼時遊戲。常以磚作小教堂爲玩具。蓋其素性然也。棋哀姆卽指余言曰。此子頗似漫郎。余故作愚樸狀。對曰。長者。余與吾姊果甚親密。愛吾姊如已身。棋哀姆顧謂來司殼曰。君聞之否。此子夙有慧根。惜世事太疏。少所見。而多所怪耳。余對曰。噫。長者。余在家所見多矣。余至禮拜堂。余信巴里愚於余者不少也。棋哀姆曰。君等聞否。村間有此奇兒。可怪也。是晚談論之際。余語無非令人嗤鼻。膳畢。各人皆退息來。司殼與余卽起行棋。哀姆卽退入臥室。漫郎託故外出。會余等於柵門。其時馬車已備。伺候多時矣。三人卽同乘一車。馳往他處。閑坐細想。覺此等污行。殊近於盜賊之所爲。然賭博場中攫人之財。尤爲不義。然余於此二者。所得之益。殊小。所遇之害。甚大。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棋哀姆不久。卽自知被騙。彼頗有勢力。足以困

余等於阨。余等時尙徘徊於巴里。離彼居處不遠。誠不善營算哉。彼不特知余等之所居。及現在情形。並已探悉余爲何人。余在巴里爲何事。某統領之交涉。若何。此次欺詐之法術。若何。一一瞭如觀火。故決意欲訪拿余等。且不特俾罹於法網。并處以無賴之罪名矣。一日清晨。一警官來余臥室。從者十二護兵。初檢余囊。取余銀去。因此銀爲棋袁姆所有也。彼等喚余速起。導余至門外。見有二車在焉。一車推漫郎進。一車推余入。不說何故。卽駕往聖來。捕者兇悍。不許余稍近漫郎一步。余不能與之作別。以少慰其悲。念愁悶當奚若。人非經練。此種變故。不能道。此次失望喪氣狀。當時漫郎爲被拘於一小牢內。每日須逼作苦工數時。以交換不適口之飲食。此中艱苦情形。幸余未縷悉耳。若余知漫郎所受之苦。余命亦不保矣。至後方恍然悟。余已耐受虐待數月矣。護行警兵。不告余以所之。及抵聖來。開始悉將拘於獄。余想目前所處之境。莫如自裁以免辱。反得清淨也。將入獄時。守者檢余身。有無防護之利器。少頃巡長來。知余被擒之由。見余怡色和顏。作一二慰藉語。余謂之曰。仁厚長者。

幸勿以無禮見待。余不能忍受。否則余惟死耳。巡長曰。子無慮。是子若安靜以處已。謹慎以持身。則鄙人受賜多矣。語已。巡長引余至最上之樓房。余亦默然隨之。警兵至門首。巡長揮之去。卽入室內。余謂巡長曰。今而後爲汝階下囚矣。但將如何處置。請明以告我。巡長曰。以子溫文爾雅。知非粗暴者流。不勝欣悅。但願足下從鄙人勸勉之誠。以鼓動其道德心。鄙人所深望也。足下幸少安毋躁。當得獨居之快樂也。余自先生快樂乎。余自思世上除余所快樂外。更無快樂矣。巡長曰。鄙人知之稔矣。但子所快樂之事。卽憂愁之端也。余聆其語似深悉余底蘊。余疑訝甚。詢之曰。君語確否。巡長正色告曰。此事始末原由。鄙人知之甚詳。何敢强不知以爲知也。此語驟然一擊。深刺於余腦中。怒氣張而悲潮勇。不覺淚涔涔下矣。余思受此屈辱。親戚友朋。將置余於不齒。不特余之恥。亦家庭之恥也。幽拘數禮拜。余於外間事。漠不知情。雖憶及漫郎。亦不足增余悔。惟回思往事。羞愧之心。上下於中耳。巡長見余痛切。慮生他變。故待余甚寬且和。每日來親視二三次。有時邀余偕至園中散步。時時以勸

勉之言感余。余謹受教。且表余感其仁慈之意。彼見余雅愛可親。以爲可望改悔矣。一日謂余曰。以君性情和平。不知何以陷於此。君品格莊正。何至背理妄爲。君係純謹士。從善如流。何至流入放蕩世界而不悟。從此二端觀之。鄙人滋惑矣。然君悔過既誠。上帝必許汝自新。不久當脫羈輶也。余聞其言甚喜。於是故作遷善狀。以堅其心。或者彼鑒余誠樸。監禁期限可減短。余謂巡長曰。閑坐無聊。懇借書籍若干。以爲消遣之資。巡長曰。君需用何書。任擇一種可也。余曰。請借神學書數種。以供余推參。巡長首肯。余之爲此舉也。實欲使彼信余道德上之革新。讀書乃僞託耳。余一人獨坐。時書亦束之高閣。惟自悲命運不佳。至與囚徒爲伍。推原禍首。不得不咒詛陷吾之人。咒詛不已。復回想慘痛之戀愛。此時漫郎如何能重見余否。卽余所考證之目的研究之間題也。余意漫郎必與棋袞姆共諧魚水。歡愛猶昔。因余入監禁室。想棋袞姆必如法眼中針。彼得獨享其利。漫郎只圖逸樂。尙念及余耶。余在獄度日如年。腸一日而九迴。當時苦況。非筆墨所能狀。所有幾微希望者。特傳信一法耳。余審察

巡長之顏色頗似信余。余意余之運命懸於巡長之手。得巡長許可。事無不諧矣。一日余放贍問巡長曰。鬱鬱居此。終非長策。余之自由。權操於何人。得有萬一希望否。巡長曰。鄙人實無此權。無已爲汝。於棋哀姆前剖辨之。蓋警察副總辦受此公之託。將汝拘禁也。余曰。余居此已二月。爲時久矣。然則度彼之意。其足以贖余愆耶。巡長曰。鄙人當爲汝言之。余即懇其立往。巡長曰。諾。二日後。巡長告余曰。棋哀姆聞君近狀。頗爲感激。卽允許不日釋放。且極欲來監內。以觀君動靜。余思其人之來。雖不足使余樂。實亦自由之發軾也。次日。棋哀姆來。余見之。自然作一莊嚴氣象。迥不若前時作愚狀矣。彼談及余前此之過失。並謂人之溺於行樂。雖由年少血氣未定。然此時等狡詐無恥事。當重責不貸。余俯首無詞。棋哀姆以余能順從一切。又以謔語嘲余。卽余當時往見彼時來司。殼種種誑語。余種種癡態。以資其談柄。余亦不之惱。最後之一語。實令余與棋哀姆皆陷於不幸之中。其言曰。我望漫郎在麥大倫。亦能如是進德。斯不負我一片婆心也。余聞其言。刺余腦際。遂婉言求其明告。一切。棋哀姆曰。

噫。一君尙未知之耶。漫郎在麥大倫。自二月以來。束身自修。故我信其進德。亦必如汝之速。余聞其言。憤激萬分。卽置余於豺虎之域。冰雪之鄉。亦所不顧。誓將拚此命。以與之一搏。於是怒不可遏。奮勇前進。向彼力撲。仆之於地。手扼其喉。其時若非彼。半塞之呼聲。動巡長等耳。則數分鐘後。定當搘死矣。須臾救者蜂集。棋哀姆幸得脫而出。余氣息奄奄。疲極而殆。昏迷不省人事。旣而少蘇。乃大叫曰。上帝在天。天道何在。余苟安且夕。偷生人世。何必怒極而復興。將再與切齒讐。决生死。巡長等之力。惟乃止。斯時余之失望。令余大叫狂泣。一無顧忌。旁人見余情狀。無不面面相覩。驚惶失色。棋哀姆理其頸中假髮。怒余之狂暴無禮。命巡長將余拘禁更嚴。並與來閑之諸囚徒共受刑罰。巡長對曰。如此君出身鄙人。不應處以此等勒逼。且彼平時性和。且平今日之事。必有以逢彼之怒也。棋哀姆語塞。隨大步出去。自言將有以報復。巡長與以同等之罪。凡逆我者。皆如之。巡長命其屬護送棋哀姆回家。并詢余喧譟之由。余想及可怖之兇悍。尙流涕不止。拭淚謂之曰。吁先生。一君試觀棋哀姆爲何

如人殘暴又奚若。言之徒增余惻怛耳。余從此不能復爲博浪一擊矣。君心仁愛當能憐吾。余不敢不以告彼。以勢力禁余於此。不過爲報復計耳。報復僅及余一身。余尙不以此爲介介。天生悍戾種子。將吾漫郎奪去。禁錮於麥大倫之獄。今日謀面之下。竟敢告余不諱。嗟夫。麥大倫與聖來閫。同一監禁室耳。余非漫無知覺者。如何能忍受。巡長見余狀似已感動。思欲解余愁。謂余曰。今而後知君之歷史矣。鄙人初意以爲棋哀姆之出此手段。以君放蕩不檢。受君父兄之託。或關於交友誼。藉此以求君身心耳。不料萬事不能逆億。竟以曖昧事。陷君於囹圄哉。得君以心腹相告。鄙人始恍然悟。今將悉以底蘊告副總巡。副總巡知君冤。當必易地以處君。稍得自由之幸福矣。然鄙人所不能解者。君旣處此困難。曷勿向堂上剖陳之。不患無臂助也。余曰。家君老矣。余不欲以屈辱事重貽老父。憂巡長曰。誠如是。待鄙人與副總巡言明後。必有以報命也。余曰。諾。敬謝。巡長去後。余翹首以待回命。如囚徒待裁判官之判辭。心懸懸莫定。想及漫郎之在麥大倫。不特拘辱之可恥。且不知曾否虐待。憂懶之。

餘令余心酸。若能設法救援。用費固所不恤。然余且不能自全。敢云更及他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從井救人。母乃慙乎。噫！余知之矣。余欲救人。必先自逃。否則無能爲力矣。但逃而不成。則後此囚禁當更加嚴。必得一友。臂助此事。或可望有成。俟巡長回。倘所請不克。如所願。余惟有實行此主義耳。越日巡長來。余見其顏色若有不豫。悅然知事必不成。謂余曰。鄙人已向副總巡言之。惜乎爲時太晚矣。棋哀姆自去聖來閭後。逕往其處。白汝種種無禮。并謂更須囚禁較嚴。副總巡信其言。正欲知照鄙人。鄙人聞此不白。冤力爲汝剖辨。謂汝在此純謹。棋哀姆之所以嘵嘵不休者。實私心險陷。置之不理可也。副總巡頷笑久之。言曰。目今棋哀姆盛怒之下。不得不將汝囚禁六月。以洩其憤。以平其氣。且格物利亞居此於道德上。不無進益。忍以待之可也。惟吾所諄囑者。足下須善視此君。毋令彼怨恨也。言畢。鄙人卽出。濡滯無以復命。實愧謝不敏矣。余思巡長語。余意已決。覺除潛逃外。別無良策。然余若稍露不耐煩狀。則余計全歸失敗。余謂巡長曰。事已如此。不妨再留數月。巡長曰。能如是。鄙人

銘感不淺。余曰：余有一事，敢以煩執事。可更使余心定。余友鉄白治，係一熱心教士。住於聖失而壁足下，不能爲余通信。得彼常來視，余可解。余萬千愁悶矣。巡長首肯。余爲此計，不特可望吾友助余得自由，並可間接以謀助力。余意欲致書於來司殼，求其設法爲解脫所難者。此信如何傳遞？欲託鉄白治，恐伊知爲漫郎弟，必不見允。祇得將余與來司殼之信，附封於他人信內，但事必須與來司殼接洽方可。只好託吾兄名，云自巴里來視余。或者余可成功也。計較已定，擬俟鉄白治來實行。

第七章

一日，鉄白治來余所，與余班荆道故，歡洽異常。余知其來意，無非欲察余性情如何。故余除越獄不露消息外，無不盡情傾吐，不稍隱匿。并謂之曰：如君友愛余，尙何所秘？君勿自信以爲余自遭此挫折後，當能改革初心，言歸於正。如一放蕩子受運命之儆責，幡然改悟，脫離情網，余未之能也。余敢正告足下，余不願自欺以欺人。余仍爲情慾之奴隸。四月前故態依然如舊。且從此志更堅，心更熱。吾於吾結局必達同。

享安樂之目的而後已。鈇白治對曰：僕閱人多矣，是亦執迷者之常事。初時眩於邪行，神爲之昏，氣爲之奪，絕不顧及德行，後爲幻樂所欺誤，至沈於孽海而不自知。吾知君被逮，以陷罪失行樂，自然入於愁苦之境遇中，君須返躬自思，知從前種種皆與眞道相矛盾，畫地爲牢，正吾人悔過修省之好機會也。余答曰：君所言良是，然未必復中肯。君能自信所謂道德之幸福必不經種種煩惱耶？然則牢獄刑具死亡疾痛與夫殘暴者所施凶虐，一一忍受無怨辭，何以異之？宗教家所謂靈魂的幸福，必先肉體受苦，靈魂斯永遠不滅。此等問題，君所素信者也。總之，幸福二字約言之，必經各種障礙，而後可得。故人欲得幸福，求安全之結局，必於困苦艱難中求之耳。余惟準此以行，何逆乎人情？何背乎天地？余愛漫郎，故忍受種種苦難，與君研究神學。善心孤詣，以求心性之安榮，事異而道同也。雖余所冀望者，未免過難，但余執念一定，萬事不足以搖奪，必余所受之報勝於余所受之苦，可以稍慰余心也。且余所求者，生前之樂近而易見，君所求者，身後之樂渺不可知，故余所希望出於性之自然，不

若信道者模糊影響暗中摸索也。鈇白治聞余解說大爲震動退卻數步之外大聲正色謂余曰爾詭辯不特壞爾性傷爾德實爲背教之尤以爾所受與吾所行相比較毋乃紕謬已甚乎余曰余自認所擬未必當但余辯論之意不在此余意與君一般痛苦一般堅忍處同等艱難地位實無所區別君意以爲若信道德而處困境世人皆將視道德爲畏途何以善人不受強暴者之苦辱也則道德爲安逸之原可知也然余亦自有說余自信愛情所至常有滿意之事隨之始雖挫敗終必達安樂之希望信教則奪其自由無生人樂趣雖後有至樂余不耐苦也余非排斥宗教謂宗教爲不足信對於熱心信仰者而故施譏彈惟自思除非極力排激其所思之樂從道德上可得最大幸福或者可斷離吾人之癡情第余固有之性惟以欣樂爲事樂事中惟戀愛最能迷人且達此目的爲時亦最近凡人一入此途雖由昏夢不覺不知利害卽或明知其爲魔境而氣爲所搖奪神有所專注甯於花下死而不恤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傳道者至牢獄冀囚徒改過自新告我曰道德者吾輩所不可

一日缺也。人不可畏難而苟安。卻沮而推諉。愛情者。目前之幻樂也。終必罹人於困苦。夫信道愈篤。上天之報施尤厚。此卽吾等最完全之幸福也。當時諦聽之。亦未嘗不有動於中。第余愛漫郎。深舍漫郎外。無他求。一切皆不及顧矣。鉄自治聞余言色。稍舒。謂余曰。君所言未必盡屬無謂。君何不反其道而行之。洗滌爾身心。寧靜爾思想。以求彼高厚之報酬乎。余對曰。吾愛友乎。余爲漫郎。身志怯弱。境遇顛倒。余非不自知。但余果能割余所愛否。此一難問題也。其何以滅余之情。排余之迷耶。鉄自治曰。君自思當爲何等人物。余曰。余亦不自知。何所屬。并亦無以自決。但欲得其真相。其爲戀愛主義。固無疑矣。否則甯爲厭世派耳。余爲此言。蓋欲吾友起其憐吾之心。使吾友信余之犯過。由於心志不堅。非有意也。如是或可得彼助力。不至以失望之故。自失機會。然余雖與之詳言一切。而潛逃之計。固未嘗稍露洩也。余惟懇其代余寄信。信已於昨夜繕就。此時假作寫信。以釋其疑。鉄自治不知余底細。果爲余傳出。來司。於是夜得余書。翌晨卽來余所。伊假冒余兄名。故得直進無阻。余見之喜極。

欲狂。卽閉門與之暢談。求其設一潛逃之計。來司殼曰。自吾姊被逮後。迄今未曾會晤。後從四處探訪。始悉彼之所遇。與君畧同。漫郎二次往見麥大倫院長。陳情剖白。均被駁斥不准。余曰。惡奴！惡奴！汝爲棋哀姆盡走狗之力。棋哀姆其實汝矣。來司殼又言曰。至於潛逃一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耳。昨夜余與二三友人已在此屋外偵察一週。信如君來函所言。君所居臨一方場。四圍皆屋。且係三層樓上。不能以繩梯從事。故逃之一字。實未易言。余曰。否。余知所以設法矣。巡長視余殊寬。余之見拘不甚嚴。初來時。困於一室。不能出門一步。今則廊廡之間。余亦時出散步。不可謂不自由也。但每出路口。有一堅固門戶。晝夜嚴閉。故此事非仗智力。第以強武用事。恐難望有成。余有一法甚妙。惟須以手槍從事。君能借余一試否。來司殼曰。毋躁。君欲謀殺耶。余曰。否。並不欲傷人。明晨君攜槍來。中不必實以彈丸。並望於十一點鐘時。君在大門外候吾。余屆時當能與君談契闊也。來司殼問余方法。余未之告。但語之曰。此種計實無可解說。事若成。或有理可推參耳。談已多時。君宜速出。期明晨來。

不至受阻耳。次日清晨來司殼來。故作嚴厲狀。不知者以爲貴人矣。彼以手槍與吾。
不數語而別。余思余之得自由。雖大有可望。平心而論。對於巡長面上。不免有所歉。
仄。苟非激刺已甚。必不作此也。余以行止自由。得悉此中事。余臥室與巡長室相比。
連。余欲出獄。須求彼交出鑰匙。若不允。則以手槍相向。以威逼之。令其不敢不從。蓋
獄門之鑰。晚間守者取齊。交巡長收掌也。時已九旬鐘。守者照常閉門。其時各獄門
之鑰。已存在巡長處矣。少頃。闐無人聲。卽各人安息之表記。余一手袖槍。一手攜燈。
輕步行至巡長室。叩其門。巡長問曰。爾爲誰?何所需?余不以名告。惟作咨嗟聲。
狀似患病而求藥者。巡長信以爲實。卽下牀披衣。及啓門。見余疑訝甚。謂余曰。噫。叩
門者卽汝耶。夜深矣。汝來何爲?余曰。君且坐。余有一語。與君商。余實不願再淹留
於此。斯時寂無人聲。正釋余於難之好機會也。余自信君待余恩義。必能爲余啟關。
或以鑰與吾。俾余得自出。巡長聆余言。注目視余。默然者久之。余卽懇之曰。余今日
之罪。非他人可比。蓋余固爲仇家所陷者。今夜必欲復吾自由。萬難不足以阻。否則。

竊犧牲吾性命以求之。若邀君恩准余銘感不淺矣。語未畢。余恐巡長喚其屬助事。不宜遲。卽出手槍示之。巡長叫曰。手槍耶！吾友！汝竟以此爲報酬耶？余曰。余豈樂爲此殘忍哉？汝實逼余於此。余亦無可如何。余今心堅志定。不能復改。更若有敗。吾事者。余必取其命。巡長面色慘淡。戰慄恐懼。徐言曰。吾友！何事使君怒？何至以吾性命爲兒戲？余心急甚。語之曰。否。余本不欲汝命。汝欲生。則請速啟門。余與汝爲生死交矣。其時鑰在寫字樓上。余卽促其取鑰先行。請緩步。勿高聲。巡長無如余何。強允余請。余二人卽同出。巡長每開門一次。卽歎息言曰。噫！吾友！此事其誰信之？余必對曰。吾親愛之舊交乎！勿作聲。毋致事敗垂成。及最後之柵門。離大門僅數武。一守者臥室。介於其間。伊聞鐵栓聲。卽自牀躍下。以窺動靜。巡長意謂及此時。可以強力制吾。立喚該守者臂助。守者頗勇猛。聞命即來撲余。斯時間不容髮。余不暇與言。卽取槍照準守者胸。謂巡長曰。汝試觀！此禍實汝自創之。守者見余手持有槍。亦不敢少動。余命其來前。爲余啓門。守者不敢逆余意。遂得從容出門。巡長以

目視余。爽然若失。余與之握手而別。不遠數步之外。卽見來司殼偕其二三友人。正翹首以待。見余卽攜手同行。瞬息遠離。來司殼問余曰。如何不聞槍聲。余對曰。君幾謨我矣。余與君約不納槍彈於中。奈何忘之。若非余先事預防。則余爲巡長之負義人矣。且暗殺之罪名。監禁當需若干日。不更令余苦耶。彼等皆俛首稱是。謂余深謀妙算。非儕輩所及。余笑謝之。是夜宿於酒家。余等高談闊論。各抒懷抱。虎兕出柙。其暢快有如是者。維時想及漫郎。心緒如麻。覺漫郎之苦。如余身受。余頗不能耐。煩遂告同伴曰。余仗諸君福。得有今日。私心竊幸。無待言矣。然余之所以急於復吾自由者。亦急於救吾漫郎耳。請借諸君一臂。量力爲余漫郎設法。余則性命以之。諸君如憐。而許余拔刀相助。余當九頓首以謝。來司殼曰。君言殊觸吾心。吾豈不以骨肉爲重。者願以倉猝舉事。必致失敗。萬事當以審慎出之。君由聖來閹逃出。巡長必報總警局。副總巡必已知之矣。此時嚴密拿訪。確無疑義。躲避之法。已覺困難。又或鹵莽從事。不亦自投羅網耶。故君必須隱匿數日。使仇人欲得君甘心之志。稍冷漫郎事。

只好且作緩圖。否則所遭之禍必更甚於聖來。閻者余思來司殼所言頗覺近理。祇得勉強充從。然余心固焦急萬分也。忍耐之法惟有自明日始以睡夢爲消閒。來司殼閉余於一室。余耐坐其中。無非想及救漫郎之策。但伊所禁錮之地既不若余近巡長之待之。又不若余寬用強權乎。用狡計乎。亦無從預決。深夜不便爲此。必先探悉監室中之構造如何。漫郎所處之地位如何。方能定策。余日間不便出。恐爲邏者所見。至夕可得自由。余懇來司殼同行。步至漫郎所囚之處。門者鵠立於旁。余接近與談。其人頗和洽。余即假託他人與之語。麥大倫佈置構造之佳。與夫次序條理之美。遂漸及幹事員之名姓與品行。種種詳細情形。門者一一告余。余詢其幹事者之子。門者答言。此確不深知。但總監督哀姆特體確有一子。年將及冠矣。且與其父常來此談論之次。余已得其要領。遂別。

第八章

余謂來司殼曰。余自離麥大倫後。余於哀姆特體之子。已深印於腦際。謂其子旣富

且貴必有少年慷慨之志。蓋凡年青者必多情，多情者必願爲情効力。膏粱文繡境中未始無眞情種在也。余誠懇以求，囑其照拂漫郎，或設法脫逃，或乘機釋放。彼果仁慈，或者憐而救之，亦一線之望也。來司殼曰：此策果妙，可望有成行矣。母二三其志，余唯唯，決意明日往訪。是晚，余心稍舒適，自問用計頗周詳，佳音可預卜也。故飲氣凝神，沈沈安臥。不知東方之旣白，及晨，余卽整理衣服，雖不克華裝炫麗，然實已盡余貧乏之力所能給者。出門，僱車逕向哀姆特體公館中來。訪其子，彼見一素不相識者，不勝詫異。但余見其和悅之色，敬禮之狀，知已徵吉兆矣。余卽表白來意，憑余三寸不爛舌，委曲陳辭，婉轉致語，哀之以交誼，申之以涕泣，謂漫郎與余願爲比翼鳥，連理枝，斷不忍天涯地角各自東西也。彼曰：君所謂漫郎者，吾雖未覩其人，曾耳聞其名，其卽爲棋哀姆之夫人乎？余曰：足下於余所遭遇諸事，諒必洞悉，余亦無用諱言。今敢爲熱心者詳細陳之。幸仗鼎力，以底瓦全，不勝感激之至。余遂一一述漫郎與余之歷史，並謂之曰：君試思之，余一身之幸福，皆在君掌中。余與君年相若。

志相似。想無不表。同情辱叨愛末。尙何敢秘密作世俗態哉。彼見余直言無隱。信託甚深。頗爲所感動。告余曰。爾我無端相見。眞三生有幸哉。感君誠樸。吾豈獨無情。吾力所能及。足以助君所愛者自由。無不竭力爲之。顧吾無大勢力。必欲得漫郎而置之君側。則不敢必。君若欲與之相見。吾可預爲設法也。余聆其語。誠摯不矜不却。知非輕薄者流。令人益覺銘感五中。事之成敗。更有把握矣。彼許吾得見漫郎。余願已償。於是再三稱謝。亦見余感戴之誠也。余等握手不釋。互相敬慕。此蓋天然之情。發於不自覺。否則一見之下。何至傾蓋如故耶。彼以余初自聖來。閑逃出阮囊羞澀。概可想見。卽贈余以金。強余受之。余堅不納。但語之曰。余仁愛之友。君真慈悲哉。余惟心領耳。君種種善視。余又蒙許得見漫郎。銘感已入肺腑。何敢再受賜。仗君之力。俾得與漫郎會晤。此固日夕祈禱所不可必得者。君如有用余處。雖蹈湯赴火。不辭也。縱談良久。猶依依不捨。臨別。余等又相約一咖啡店聚談。卽是日下午四點鐘也。屆時。余先候。彼亦繼至。遂偕赴麥大倫。余行經各處。身已發顛。自思藉天之靈。得再與。

吾心愛者見余惟默求上帝保佑使余二人命途安康須臾已抵麥大倫。哀姆特體之子示門者以意門者卽導余等入內引余者手執鎖匙先行余詢以何人有待漫郎之責與漫郎近日之狀引余者且行且語曰此女天性溫柔初至六禮拜內雖無日不泣從未有謾罵狂怒等事及後悲思稍殺遂終日以刺繡自遣或閱書排悶以消長晝耳余又詢其平日供給適當否對曰此女未嘗自言有所需語未畢已至漫郎所拘室余覩此況肺葉震擊作聲謂哀姆特體之子曰君請先進使彼知吾來否則出其不意必驚其心也斯時門闢余立廊下靜待聞哀姆特體之子語曰吾爲格物利亞之友今特以好消息奉聞汝二人幸福不遠矣漫郎問曰此事究如何哀姆特體之子曰汝親愛之格物利亞將與汝會面漫郎又問曰何時耶哀姆特體之子曰卽在今日耳如汝願卽刻來也漫郎知余在門外遂出門覓余余入室一別數月相見擁抱不釋真情畢現歡樂之極至生無限悲歎聲感喟聲使哀姆特體之子見之亦驚心動目隨余等潛潛淚下促余等坐曰吾不能不姑爾之豔福得多情如此

女與之相守以終。雖南面王不易也。余亦答曰：誠如君言。漫郎述其別後所遭。余亦自述所遇。相向涕泣。哀姆特體之子委曲慰解。謂必贍助余等。又謂余初次至。勿言談太久。否則後多沮滯矣。余然其言。漫郎牽余衣不釋。屢欲告辭。屢爲要遮。不忍分張。之狀。令人感激。及後漫郎右執余手。左曳余衿。嗚咽而言曰：噫！君來何遲而去何速耶？何日得與君再見？余曰：承此公特許。即袁姆特體之子余得源源而來不久。卿當脫離樊籠。幸勿悲苦。遂別引余之守者人。尙不粗俗。彼見余二人悲慘狀已激發天良。臨行。又贈以少許金。蓋欲使之爲余助力也。彼見余贈心更熱。余將出。彼引余至旁告余曰：若欲爲足下効力。祇須償吾所失。即司職其則欲釋此美。漫郎固在吾掌握中也。余聞其言。心自怦怦欲動。雖際此經濟維艱。竟慨然許其所請。余意事成後。終當設法以償之。余謂守者曰：吾友汝其慎之。汝所欲余無不承允。但事不成。則爾我皆不免。命運所關。窮通以之。勿以鹵莽從事。敢問所策方針。如何入手。守者謂余曰：吾無他善算。不過於夜闌人靜。候開門入室。引至大門前。足下屆時在外接應可也。余曰：信

如汝言。漫郎必行經各廊廡院落間。能不爲人所識。守者曰。此固可慮。但無論何事。必有小冒險。若欲詳審靜密。百無一失。殊難事也。余見其語決。遂以告哀姆特體之子。彼聞言。顧余曰。此亦一法。但殊不易行耳。若半途察出。則萬種希望。將盡絕矣。不特此也。警局知君主謀。必以全力偵訪。君當遠離巴里。然慘綠少年。挾一美婦以逃。鮮有不動人目者。君其三思後行。余曰。君言固不謬。但余救漫郎心切。苟有可圖。胡忍舍而他求。君恕余以愛情。故粗忽不暇檢事。若有成。余早擬離巴里矣。遂與守者約。明日即實行此計。囑畢而返。余思欲設法免其被察之險。莫如改裝。擬擣男子服。交漫郎易之。遂商諸哀姆特體之子。囑其衣半臂。二余則衣其餘服。斯不至臨時偏促耳。翌日。余與哀姆特體之子。重至麥大倫。以所攜衣襪及外服交漫郎。并半臂與之。易裝之物。幾齊備矣。尙缺長袴。一此物殊爲要需。否則易致敗露。當時焦急異常。幸余之外服甚修。尙足遮蔽。余等卽出。仍返寓靜候。終日長如小年。及夜。余卽乘車至其地。離麥大倫約百步。少頃。卽見守者引漫郎自門出。余卽開車門。以臂挽吾所。

變者潛步登車斯時漫郎身震慄不可言狀御者問余所之余時心搖搖然不覺歎
息曰無論天涯地角但使余與漫郎永遠聚首不再分離卽余所達之目的地也當
時余腦際作如是想意煩心亂神經無主宰不覺隨口而出噫一言不慎幾使余重
陷於困難險哉御者聞余言狀若甚躊躇余自悔失言亟改言命駕往某處御者謂
余曰吾儕小人勞勞於車塵馬足間藉資餬口幸勿以意外事無端累我也余聞其
語斗然失色蓋御者見漫郎來自麥大倫知必爲女子余等所爲事已料及十之六
七且余語無倫次更有以啟其疑端惟彼不欲挫敗余等事思於其中取利向余勒
索車資時距麥大倫尙近未便大聲卽婉語之曰慎勿聲汝駕至其地余與汝一金
元御者首肯車遂向前行因時已晚哀姆特體之子於中途自歸約余明晨過訪余
唯唯車中除余與漫郎外只僕從一人余力持漫郎體若惟恐爲人所奪者漫郎雖
若相慰藉而淚已涔涔下矣瞬息卽抵來司穀家將下車余又有一難事余初時曾
許御者以一金元至此自悔因余囊羞澁不能踐言躊躇再四實無良策時來司穀

在樓上。余趣之下。告以困難之故。此人性本粗暴。虐待僱車。是其長技。卽謂余曰。一金元耶。償彼二十枚足矣。來司殼。卽取余手中杖。聲勢洶洶。將以擊御者。余卽求其勿如是鹵莽。恐御者銜恨入骨。必至洩吾事而害吾命。來司殼不聽。御者旣懼其臂力。卽怏怏駕車大呼曰。吾雖受欺詐。必不能默爾而息。終有狹路遇時也。御者之去。實使余心驚怖。欲挽留之。而未及。度必往警局報告。余謂來司殼曰。君今陷我矣。余今斷不能淹留君家。以自取禍。余等其速離此。否則。巨禍立至。余卽挽漫郎之臂而出。來司殼。伴余偕行。

第九章

禍福無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眞令人萬想所不及料。余等行未及六七分鐘時。突遇一人。似識來司殼者。余雖未嘗謀面。意必在來司殼家左右偵探。半途要截。險機叵測。其人曰。狹路相逢。烏能輕縱。咄來司殼。汝其長往鬼國。言次。出手槍逕擊來司殼之腦。反身遁去。來司殼仆地。腦血迸流。須臾絕無生氣。淹淹就斃。來司殼被殺之原詳後余

卽趣漫郎速走。蓋余等伺立其旁。於死者無所裨益。若遇警察梭巡。必見無疑。於是余與漫郎即穿衢疾走。漫郎見目前慘狀。身戰慄不自禁。余亦不克支持。前行數十步。見一馬車在焉。余等卽入內。御者詰往何所。余屏氣少息。不即答言。蓋余無一定逃避所。又交遊未廣。無可信託。且檢余囊中。只餘銀一元。恐怖疲乏。使余神經失知覺力。夫既痛來司殼之被殺。更懼警察兵之逮捕。彷徨無措。悵悵何之。幸憶采落脫村。余前日曾寓一旅店。此時往投彼處。頗覺適當。即少住數天。不至以旅費見逼。計較已定。遂命詣采落村。御者以夜深路遠。非十二佛郎不可。余與之爭執再三。始許半其值。盡余所有與之。車遂行。斯時漫郎喜不勝懼。愁苦萬狀。余在途百計慰解。自思雖失望之事。層現於胸。但余若終不得余所愛者於掌中。余已自裁久矣。則今日之事。猶不幸中之幸也。余所日夕祈望者。卒能不虛所願。有此因。有此果。固非偶然哉。吾友鉄自治。稱爲幻想之藥。欺人語耳。余見世上形形色色各種現象。無足致余歡者。愛之篤而情之專。舍漫郎其誰與歸。故余視愛情較重於金錢。較大於名譽。一

切。均。置。諸。不。齒。然。余。雖。土。苴。財。物。而。有。時。不。能。不。需。此。蓋。愛。情。非。得。助。力。則。窒。礙。不。
行。深。於。愛。情。之。熱。心。人。若。貧。乏。不。能。自。存。則。不。得。不。於。素。所。卑。鄙。者。轉。屈。伏。之。矣。時。
計。報。十。一。下。余。等。始。抵。采。落。脫。村。寓。主。見。余。等。來。以。故。相。識。款。待。殊。殷。彼。等。見。漫。郎。
作。男。子。裝。亦。不。以。爲。怪。蓋。巴。里。近。郭。之。村。亦。有。如。是。習。俗。余。擬。設。法。使。漫。郎。安。適。當。
如。余。富。裕。時。不。令。知。余。一。貧。如。洗。然。處。此。窘。鄉。何。以。爲。計。瞻。念。前。途。不。如。明。日。至。巴。
里。一。行。救。燃。眉。急。未。始。非。長。策。也。抵。村。以。後。余。與。漫。郎。晚。膳。見。其。顏。色。慘。淡。不。勝。駭。
異。因。余。自。麥。大。倫。至。此。地。少。光。線。不。克。細。覩。其。容。至。是。徐。叩。其。故。曰。卿。憔。悴。若。斯。得。
勿。以。弟。遭。慘。戮。痛。極。而。不。善。自。攝。生。耶。漫。郎。曰。弟。之。見。害。固。使。吾。怖。但。妾。所。最。傷。心。
者。與。郎。三。月。久。別。憤。不。欲。生。亦。不。自。知。其。憔。悴。也。余。時。喟。然。曰。而。今。而。後。卿。將。專。心。
愛。余。漫。郎。曰。吾。愛。君。八。千。萬。倍。於。前。無。或。有。貳。余。曰。卿。今。後。永。遠。不。離。吾。所。乎。漫。郎。
曰。決。勿。勿。決。勿。勿。海。枯。石。爛。不。改。斯。志。有。渝。此。盟。鬼。神。鑒。之。語。畢。與。余。種。種。親。愛。以。
示。信。余。意。若。此。則。漫。郎。當。矢。志。弗。移。不。忘。斯。語。矣。詎。知。彼。殊。誠。懇。祇。此。一。時。今。日。之。

感情。妄耶。僞耶。詐耶。無以自解。讀者行見此女子後。終不安於室。覩富貴而意移。棄舊好於不顧。輕佻浮蕩。較甚從前。雖擬以冶柳從風。未爲苛論。余固早知此女性情。恐其厭吾貧乏。不足於心。故於翌晨卽赴巴里。託言探訪其弟死信。並購置衣服。日自謂乘車而往。實則余妙手空空。惟有安步以代耳。俄至哥拉闌。余因席地少息。定心默想。細計到巴里之方針。將逐件計較。共有三事。一余所缺少無數必需之物。當設法措置。二余須得一生財之道。雖不能綽有餘裕。至少足以救目前之急。三當設法保余與漫郎之安全。三事須預爲布置。庶不至臨時偏促。余思索腸枯。覺二三兩事可暫置諸不問。余在采落脫村寓中。尙足避人耳目。至於將來日用。姑俟後籌。目下惟一之主義。但求應用有資足矣。哀姆特體之子。曾贈余金。余當時未之受。今不便往來。致增人惹厭。丈夫處世貧困。何妨至欲搖尾乞憐。仰人援手。是妾婦之行也。無志者或不屑卑污。不顧廉恥。覩顏自解。謂直尋柱尺。無妨偶一爲之。余則倔強性成。甯輕性命於鴻毛。不忍受此挫折。念之際。又不能不念及鉄白。治鉄白。治仁厚。

之長者也。如力能救助余。豈亦不允吾所請耶。不然見余艱苦情形。必能憐恤。惟彼又將以神學困我矣。余今欲得其助。必忍受其責言教誨。恫懾可無疑義。嗚呼。格物利亞汝之天性。豈馴伏於運命之下哉。抑亦不可以已。惟一再思之。無他良策。於是種種之希望。皆於是乎全絕。余旣於二者之中。皆所不取。余甯流吾最後之一滴血。不願受二者困難作卑下之請求也。夫余一身生死。固不足惜。念及漫郎忠貞之愛情。前途之支給。將何所依。而何所與耶。種種幸福。種種感情。皆懸於漫郎之手。余有時。且犧牲吾命。途以得其所歡。以供其所欲。烏能一朝決絕人鬼異路耶。揆情度理。亦不能以漫郎故棄己之生。脫棄己之生。致大傷漫郎心。余卽無生。亦何以自解皮之不存毛將焉。傳烏可倉猝從事也。躊躇已決。余卽啟行。擬先至鉄白治處。再往哀姆特體之子家。將抵巴里。余卽僱馬車。蓋余雖無以應付。有借款可求。概不在意矣。余命駕至留城堡。卽致信鉄白治。謂在此立候。俄頃。鉄白治來。當時握手道故。不待贅言。余謂鉄白治曰。余今貧乏已極。仁愛之至友。何以紓吾之憂。鉄白治曰。是何難。

哉五十鎊足敷用否。余曰。有此數。不患乏用矣。謝君厚惠。沒齒不忘。鉄自治隨取銀。親手交余。余擬辭去。彼挽余手不釋。懇余同往公園散步。余隨之行。當時余并未言及漫郎。鉄自治亦不知漫郎之潛逃。故以下彼之所說。專爲余冒險出奔而發。且以余不聽其勸誠之言。引咎自責。恐余將重陷於放浪矣。於是語余曰。爾出逃之後一日。吾至聖來間問候。得悉爾潛逃情形。不勝詫異。因與巡長談。知其受驚以來。尙未復原。且其人仁愛甚。將此事隱不發覺。故警察副總巡。今尙夢夢。爾心中少卻一層疑慮。今爲爾計。當從此洗心革面。致書爾父。請罪謝過。巴里非久駐之地。還爾家養爾心。葆爾良知。母以久戀取禍也。余洗耳靜聽。覺所言頗有足以慰余心者。最快之一端。卽聖來間一事。可以高枕無憂。巴里係舊遊地。不妨行止自如矣。且漫郎之逃。與余之重與漫郎聚首。鉄自治漠不知情。並不提及此女名。大約意余心冷如灰。不若前此愛慕之甚。於是余決欲書奉吾父。立願改悔。恪盡子職。并自陳欲入大學。應需學費。專俟寄來。閱者至此。不免有所懷疑。謂放浪如余方沈迷於情海中。烏能有

此莊嚴思想。撫心自問。余亦何嘗不喜就學。所以卻顧不前者。徒以有漫郎耳。故雖瀆倒至於極點。仍願作名譽偉人。合理之舉動。但求無礙於余之愛情可也。籌思之下。旣與此女同居度日。余則仍續舊業。庶幾美可兩全。爾時心頗自足。卽謂鉄白治曰。信如君言。無不唯命是從。鉄白治感余誠懃。遂行。余卽伸紙作書。字酌句斟。備極恭順。詰誦之下。知必能得吾父信心。寫畢。余閒游巴里城。步輕且速。心緒旣佳。無所顧慮。余與鉄白治會晤之後。覺囊橐聚充足。供馬車之費。則斯時情怡意鬯。不徒舉趾從容。將過麥大倫。余心忽有所感觸。以爲漫郎之事未了。設遇此中人。指余爲同謀。須作證人。得毋受累。轉念不如潛走小徑。乘車至哀姆特體家。當可脫厄。車行數十武。抵目的地。哀姆特體之子見余。頗致傾款之誠。余述及所慮。彼轉笑余膽怯。謂余曰。麥大倫之事。無所動靜。可無煩君慮。來司殼之事。現亦平靖。推原其被殺之原因。非偶然也。是夜當爾等未出。麥大倫之二時前。有一與來司殼相識之守兵訪之。彼給其往賭。不及一時。守兵所攜有之一百二十佛郎。盡爲來司殼所得。其人以一

錢不著。懇來司殼假其所失之半。俾旗鼓再張。來司殼不允。遂起爭端。至於決裂。守兵臨別時。卽大言將取其命。豈知口血未乾。狠心果啟。來司殼猝不及防。終遭毒計也。吾於爾等出逃後。恐人疑及漫郎之事。吾從中援手。次晨至麥大倫。僞爲漠不知情者。求見漫郎。彼等絕不見疑。將此事細述。謂美如漫郎。竟至從僕偕逃。眞世界罕聞之事。吾卽淡然對之曰。是何足異。人以自由之故。亦何憚而不爲語畢。吾出麥大倫。卽往來司殼家來訪爾二人。逆旅主人。以未見告。吾深以爲怪。及後談及來司殼事。乃始恍然悟。知君等固未嘗駐足也。格物利亞君。吾爲爾故。念念不忘。君眞吾至友哉。如有所需。吾無不盡力。余曰。承君厚意。感切肺腑。余現暫避采落脫村。君能來余所一談衷曲。則蓬蓽光生矣。哀姆特體之子曰。甚善。吾久蓄此意。卽今日同往共膳。君能見允否。余曰。諾。惟君須少待。俟余事畢。彼曰。何事。余曰。須詣肆中購備衣服。曰。吾無他事。與君同行何如。余雅不欲卻其意。繼思彼欲代償其值而然耶。抑果出彼之愛戀耶。未敢懸擬。比至衣肆。哀姆特體之子。代余選擇數種。皆高貴者。余將付

值彼堅止不許。承其雅意。不能過。郤祇覺恧愧而已。遂同行至采落脫村。斯時余心怡怡然。不若清晨出村時。倉皇失措。漫郎見余與袁姆特體之子偕歸。愁雲消散。藹然可親。余即謂之曰。我親愛之漫郎卿。今可忘將來之愁悶。余亦當免過去之煩惱。爾我前途之幸福。大有可期。且種種感情。愛情之能力。爲尤大。得專注於愛情之中。余一生無所遺恨矣。是夜晚膳。歡樂殊甚。余想及漫郎之復歸於吾。與余囊中之一百五十佛郎足濟。目前之急。欣幸之極。覺較之巴里大家。置身於金穴銅山。侍者環列。食膏粱。衣文繡者。勝且倍蓰也。蓋財過多。亦未能快意。當孔急之時。但得微資。以繼如渴。得飲正不必。坐擁黃標。自思百事皆了。後此何如。可無暇計。及但願吾父許。余巴里小住。則吾願已償。蓋余將及冠年。有分享家產之權。故後事可以無慮。余卽以目下經濟情形。布告漫郎。少緩片時。余可得有家產。以濟吾用。不虞貧乏也。

第十章

余享此幸福數星期。不常外去。亦不與舊伴博。蓋有二因焉。一則拘於體面。一則懼

爲警察所知。日久心漸放。志漸縱。不免故態復萌。亦時時至博場作擣蒲之戲。幸遇敵必勝。旬日之間所獲頗巨。前此計及家產一事。今已不復置懷。余每日下午必往巴里一次。晚歸就膳。哀姆特體之子。時來余家暢談。由是交誼日形親密。漫郎見余經濟寬展。足供揮霍。因與二三少女相識。爲閨閣中密友。暇時卽偕出散步。游戲取樂。間以葉子戲消遣。朝夕少有所得。爲往瀑浪車馬之資。余每晚歸時。必見漫郎妖豔逾恒。更形可愛。爾時雖少有浮雲。幾斷余之豔福。所幸卽時消散。未礙歡情。蓋漫郎用心活潑。使其事之結果毫無痕迹。堪慰余心。正足當玉貌蕙心之目矣。至今思之。頗尙愉快。試卽其事之本末言之。余之侍者。一日忽引余至傍室。謂有絕大關係。事欲向余申訴。余卽飭其盡情報告。勿少隱匿。侍者躊躇久之。狀如不便。直陳余催之再三。乃言曰。有一貴爵意大利人。已與漫郎相結識。主人其善自防。余聞之血管驟沸。卽語侍者曰。然則漫郎亦曾示意於彼乎。余中斷其言。蓋急欲得其事之如何也。侍者見余受激刺深。卽曰。此確不深知。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因見是貴爵屢來瀑

浪。到。卽。離。其。車。至。此。處。往。來。散。步。似。欲。覓。一。機。會。與。漫。郎。接。談。吾。詢。其。侍。僕。知。其。爲。意。大。利。親。王。頗。注。意。尋。芳。之。事。一。日。親。王。走。近。吾。身。狀。頗。謙。下。問。吾。姓。名。似。已。知。吾。爲。漫。郎。之。僕。者。卽。曰。汝。得。此。世。界。獨。一。無。二。之。美。主。婦。而。事。之。亦。與。有。榮。幸。焉。吾。默。無。言。以。上。數。端。卽。吾。所。欲。告。主。人。者。此。外。別。無。所。知。余。聞。之。怒。髮。衝。冠。不。可。少。耐。卽。促。其。再。述。侍。者。身。震。舌。顫。惶。懼。萬。狀。自。稱。渠。前。日。始。遇。意。大。利。人。之。僕。有。所。知。無。不。盡。吐。烏。有。所。謂。隱。秘。不。宣。乎。余。於。是。勉。勵。贊。美。之。並。賞。以。金。囑。其。勿。稍。宣。露。但。須。留。意。偵。察。勤。靜。得。有。的。確。消。息。據。實。密。告。當。不。吝。重。酬。也。侍。者。唯。唯。余。自。遭。此。意。外。事。心。如。轆。轤。疑。此。中。或。別。有。隱。事。倘。侍。者。受。漫。郎。賄。囑。隱。衷。未。露。亦。未。可。知。不。亦。置。余。於。夢。夢。乎。但。迴。想。之。下。覺。余。亦。太。自。多。疑。貴。爵。雖。愛。漫。郎。未。必。愛。貴。爵。大。抵。天。下。美。婦。人。最。易。震。動。常。人。耳。目。人。之。愛。之。亦。固。其。所。余。置。之。不。問。可。也。何。必。探。原。窮。因。漫。生。妬。忌。來。日。正。長。亦。防。不。勝。防。矣。翌。日。余。卽。至。巴。里。他。無。所。希。望。不。過。於。博。進。中。增。吾。意。氣。耳。薄。暮。歸。采。落。脫。村。是。夜。余。所。聞。者。尙。不。足。擾。余。清。夢。侍。者。謂。余。曰。

今日意大利人仍來瀑浪。見吾卽自述其情思。謂若能傳一紙書。得達漫郎處。當不吝厚酬。吾堅不允許。貴爵悵悵而去。余聞之心稍寬展。如侍者言。祇貴爵一面情。漫郎之示意與否。尙未可知也。自是二日絕無所聞。而第三日之消息。竟大變。特變矣。是日余自巴里歸。稍晚。侍者狀若遑遽。告余曰。今日主婦漫郎。避平日女伴。獨往林中散步。意大利人隨諸其後。示以隱號。漫郎卽授以一函。貴爵手接之。口吮封面數四。表其愛戴之私。主婦匆匆返。自是後。主婦興高采烈。笑容可掬。迥異平時。殊不可解。用敢據實上聞。余瞠然者久之。復詢之曰。汝所見果確耶。抑或有疑義耶。侍者指天畫地誓曰。如或欺心。神人共鑒。烏敢於疑似之際。向主人乞好。淆惑是非。余聞言。悲痛之狀。不可以楮墨形容。欲行而足顛。不勝不知。步履之欹蹶。倏忽之間。突與漫郎晤面。漫郎視余頗致殷勤之意。責余來何暮。余不及答。彼卽與余接吻示愛。時惟余二人在房。漫郎責余何以遷延若是。余默然。漫郎又曰。三星期以內。君未嘗得一日留家中。與妾作竟日歡談。實不耐此孤寂。妾今所要求者。望君明日勿外出。且自

農至晚。母一刻離。未識能邀許否。余曰。卿試思之。余固無所不可也。言時。聲色俱厲。漫郎歡笑如故。若仍未及覺察余之懊惱也者。又自述明日得與余同處。極帷房樂事。其暢快當何如。余以其喜悅異常。轉念娟娟此豸。殊不可測。彼今日以此手段對付。後此將如何。余亦不能自決。憶及第一次分離之事。鑒於前車。心愈震慄。然觀其和樂之氣。仁愛之容。似非僞爲也者。須臾夕餐具。余與之同膳。不免有嗒然若喪狀。今日以博局敗北。故頗不快意。彼亦不之疑。余思明日得一日住采落脫村。蓋余得藉此偵察動靜。以爲抵制。脫無所遇。誠一幸事。否則余跬步不離漫郎。貴爵卽不得逞。一二日後。余移居他所。或卽巴里城中。則無慮意大利人之干涉。此策最妙。足懼余心。余可高枕而臥矣。但念及漫郎之爲人。又使余懷不能頓釋。屢經槃錯。故習依然。余其如漫郎何。由是轉輾不寐。次晨漫郎告余曰。今日余等雖在家中。亦須照常修飾。妾當爲君祓飾衣冠。作時下裝也。余順其意。坐漫郎之側。彼卽種種爲余裝束。自項至踵。煥然一新。必使余之體格秀偉。足動耀耳目。而後已。旣畢。卽手撫余肩。凝

眸。睇。視。有。未。周。到。處。必。重。費。工。夫。並。數。數。接。余。吻。極。盡。愛。情。上。之。戲。弄。已。至。午。膳。時。
矣。平。時。漫。郎。亦。爲。余。修。容。固。無。如。今。日。之。處。置。精。密。者。且。察。漫。郎。愉。快。之。狀。態。出。於。
天。然。不。加。強。爲。斯。時。余。心。中。疑。慮。已。盡。付。于。虛。烏。有。余。屢。欲。卽。余。所。思。者。告。之。以。釋。
余。心。重。貧。但。卒。不。果。意。謂。彼。將。自。剖。無。待。余。贅。問。矣。頃。之。余。二。入。內。室。突。門。者。曰。
意。大。利。親。王。立。候。求。見。漫。郎。許。之。又。復。整。理。吾。髮。余。亦。聽。其。所。爲。但。余。一。聞。某。親。王。
名。中。心。如。焚。五。內。俱。裂。以。手。推。漫。郎。恨。恨。曰。何。事。親。王。爲。誰。漫。郎。不。答。坦。然。謂。
侍。者。曰。引。之。登。樓。侍。者。去。又。謂。余。曰。妾。所。愛。之。至。者。惟。君。耳。妾。求。君。忍。耐。須。臾。君。其。
許。我。且。爲。時。不。久。不。逾。一。刻。限。當。用。愛。倍。蓰。於。前。君。能。隨。我。願。終。身。不。忘。矣。余。斯。時。
憂。憤。驚。疑。交。錯。於。心。口。噤。不。能。遽。發。一。語。漫。郎。切。切。哀。余。竟。無。辭。可。對。以。表。吾。怒。洩。
吾。恨。者。俄。而。門。洞。闢。足。跫。然。有。聲。某。親。王。行。已。及。門。外。漫。郎。手。一。鏡。並。持。余。鬢。髮。力。
促。余。至。門。外。見。某。親。王。被。服。華。麗。惜。有一。大。缺。點。乃。貌。頗。不。颯。覩。此。情。形。不。免。有。拘。
束。狀。與。漫。郎。致。禮。漫。郎。一。笑。置。之。遽。以。手。中。所。持。鏡。置。某。親。王。前。戲。語。之。曰。足。下。欲。

吾愛汝愛不兩立夫人而知之矣此君余所夙愛耳且已矢誓終身足下其自細審君容與此君相較與我以公平之判斷足下自思有過此君之美足以奪吾之用愛否吾今實告足下以吾意中意大利諸親王皆不及吾手中所握之一髮先生休矣漫郎言之侃侃似非旦夕倉猝之詞余聞之頗爲驚愕但以如此貴人見挫於婦人女子之手余內念不覺歉然方欲起而爲禮及聞其答語鄙陋余亦淡漠遇之矣其人作乾笑曰女郎汝閱人多矣我今知汝手段誠溫柔鄉娘子軍哉言竟卽出喃喃自語謂法蘭西與意大利婦人同一敗類耳時余改變方針對漫郎慾形親熱漫郎釋余手大笑不止余覺彼愛我深否則必不出此余於是大爲感動但此舉不免已甚言次責其輕忽漫郎曰此人常向吾眉語欲得吾歡者非一日矣一日忽託御者數余信自陳愛吾深並詳其姓氏門第許吾種種利益吾當日回采落脫村時本欲奉聞因思此人足供余等戲弄故卽作書招之來不預爲君告者職是故也余聞之更無他語覺漫郎用計之巧見愛之深令余贊嘆不止云

第十一章

余。一。生。命。途。殊。不。順。遂。稍。有。轉。機。未。幾。即。罹。於。困。難。之。中。所。謂。天。不。假。緣。非。人。力。之。所能。強。也。其。時。哀。姆。特。體。之。子。之。交。誼。漫。郎。之。愛。情。余。享。之。可。謂。完。備。矣。將。來。之。恐。懼。自。不。在。余。心。孰。知。情。海。靡。涯。風。波。突。起。歡。聲。未。已。慘。象。迭。呈。豈。余。所。及。料。哉。一。日。晚。上。哀。姆。特。體。之。子。適。在。余。處。晚。膳。忽。聞。車。聲。轔。轔。自。遠。而。至。停。驂。門。外。默。計。此。時。天。色。昏。黑。何。人。自。遠。道。來。者。欲。出。探。之。門。者。入。白。謂。棋。哀。姆。之。子。至。噫。其。父。乃。余。不。共。戴。天。讐。卽。錮。禁。余。與。漫。郎。者。也。余。時。熱。血。上。湧。卽。謂。哀。姆。特。體。之。子。曰。此。乃。天。誘。其。衷。余。今。得。以。懲。之。父。之。不。德。子。或。受。其。波。及。正。報。施。之。當。也。余。能。赦。余。杖。不。能。赦。哀。姆。特。體。之。子。曰。子。無。然。彼。與。吾。亦。屬。至。友。故。吾。深。悉。其。爲。人。其。人。和。悅。可。親。與。乃。父。所。爲。大。相。徑。庭。吾。與。之。同。處。一。室。每。敬。其。爲。人。犁。牛。之。子。辟。且。角。天。下。事。固。未。可。逆。斷。哉。請。君。釋。怒。少。假。以。顏。色。招。其。來。與。余。等。同。膳。如。何。余。曰。得。君。指。示。余。亦。無。所。介。介。其。如。有。漫。郎。在。令。其。父。知。之。得。勿。死。灰。復。燃。耶。哀。姆。特。體。之。子。曰。是。何。傷。哉。余。

深悉此君誠實無欺。彼與子相識後。當設法竭力保護矣。當時余以哀姆特體之子。保證不便固却。遂許之。少頃小棋哀姆昂然直入。與余握手爲禮。賓主旣入座。各道姓名。略敍寒暄。小棋哀姆卽贊美漫郎。食時頗致禮。余等膳畢。復暢談。每道及其父所爲。則垂首不言。惟常作諸謝罪語。顧謂余等曰。僕不願多談家君事。使僕內念彷徨慚愧。無地也。余想此君誠實於前。必不詐偽。於後詎談笑未及半時。漫郎之妖媚已足顛倒其魂魄。小棋哀姆一舉一動。漸及於怡色柔聲。有時以眉傳。有時以目語。余雖心無所妨。然於愛情上之種種機關。余知之稔矣。夜闌。小棋哀姆始告別。又自賀得與余等相識。並懇余許其時來會晤。當爲余盡力。云余與小棋哀姆別後亦無所措意。蓋余所以深信不疑者。漫郎盟山誓海。歷盡辛苦艱難。當不至再蹈前轍。且余腦中滿載余愛漫郎。漫郎愛余之情。卽有他種意念。亦無所挿足。故絕無怨漫郎。疑漫郎之心。自念有此絕世美人。相對消魂樂。故無極必沾沾小節。母乃迂乎越日。余爲漫郎添置衣裳。意欲偕往演劇場。謂漫郎裝束異常。不至爲世人所識。亦愚弄

庸耳俗目之一法。方欲啟行。突有不速客至。卽哀姆特體之子也。余告以所之。彼以余順漫郎意。亦頗贊成。余於是決意同往。不圖事竟有出諸意外者。哀姆特體之子。率余至僻靜處。囁嚅告余曰。吾今遑遽無地矣。今日之來。無他。有要事瀆聽。吾與小棋哀姆係密友。與君亦屬至交。二公如有用吾處。無不竭力効勞。適間小棋哀姆與吾言。謂已與漫郎相愛。吾以其行止不正。默不發言。使彼但情出於自然。無損於君。吾亦不願顯揚其隱。第小棋哀姆已深悉漫郎心性。反覆無常。只求一生行樂足矣。故彼盡將其所有珍貴之物贈之。並許其年給六千佛郎。以煽惑鼓動。噫嘻世事浮雲。瞬息百變。窮其流弊。所極伊於胡底。雖然。小棋哀姆之得與君相款洽。吾所介紹。吾原出於無心。君亦無不見諒。然探原返本。吾亦不得辭其咎。此心能無耿耿耶。故吾極力欲解免此禍。以償吾之疎慢也。余曰。君仁厚可感。能爲余盡力於斯。信非泛泛。交比漫郎之性情確如所料。苟不恣其揮霍。則轉瞬方針立變。況能耐貧守苦。諒僧老於百年乎。夫以其去就無常。恐視其金錢之多寡。以爲久暫。余若能多方供給。

使不致少有缺乏則與余相處或有固結不解之情故自今以後余須設法裕我度支俾歲入增饒則愛情可久尙有可慮者小棋哀姆知余之寓所將余等之所爲洩之於乃父是復陷余等於困難耳哀姆特體之子曰是可勿慮小棋哀姆乃情癡耳尙不至爲卑下之手段信如君言吾將首責之矣余謝之曰得君如此余感不可言無如木已成舟則彌縫已晚爲今之計莫如卽刻離采落脫村而他徙前途或不至大決裂也哀姆特體之子曰信然但恐君移居未必如是之速昨日小棋哀姆告吾云今日日中將來采落脫村故吾清晨卽至以彼之所志告頃之小棋哀姆來吾恐不能避彼之面時機急迫益形棘手奈何余曰事已如此夫復何言余將召漫郎來曉之以大義動之以至情則夫小棋哀姆之所獻或郤而不受遷居事且作緩圖也哀姆特體之子曰此事須細心不可以倉猝從事余曰余亦聽之天命而已余之信漫郎可云至盡彼之真心愛吾亦無可疑者不過貪安樂好冶遊乃其天性使然但照余目前之境遇雖小棋哀姆不惜豐其所贈冀博歎心余必不信其竟棄余而從

鑄伊於麥大倫者之子忘敵事讎人情固如是耶於是余喚漫郎至告以余意漫郎唯唯自陳將受其所供給但可一不可再耳余曰惡是何言歟彼固有力以禍爾我者卿若以無禮激其怒後患未有已也前車可鑒胡不深思爲卿計速籌離之之法實余等幸福少頃漫郎復言曰妾今得一妙法矣棋哀姆乃余等之世仇妾不必報於其子之身惟報於其子之囊中物今姑暫聽其言暫受所贈後則一笑置之可也余曰此計未爲惡但願卿勿忘卻否則聖來間與麥大倫之先導也審其利害而從之擇其禍福而由之卿慧人當能辨此漫郎曰前途雖非平坦惟慎行之耳且小棋哀姆迷惑已深妾所求無不克順吾意請君釋懷母多慮也余聆言知有見地於是深信不疑遂決定用漫郎之詐術以給小棋哀姆孰知事不可預料余竟自受其愚時計報十二下小棋哀姆之車已抵門外甫入座甘言密語謂得與余等同膳不勝榮幸時哀姆特體之子在座彼亦不以爲奇蓋彼曾約在此處相會惟託言有他事不與之同車來此際在座之人無不各懷隱念而談論間仍友信如常小棋哀姆乘

間表情於漫郎。余以不欲在此相守。如防家賊狀。卽託故出房。數分鐘後。復入見彼。似未曾受漫郎之窘辱。且彼得意之狀。溢於言表。似暗中笑余質樸。蓋見余默爾無言。若不知彼等之舉動也者。及晚。余等又相戲不休。余是時復離彼而他出。使彼得。再與漫郎暢談。彼故譽余之謙和。並謝吾款待之德。移時。哀姆特體之子與小棋哀姆。同乘車而去。漫郎握手嘻笑不止。謂余曰。今日之事。光怪陸離。請悉以告君。以資噴飯之助。可乎。小棋哀姆自言。愛妾深意。欲邀妾同居。同享世界上莫大之幸福。至於伊所應得之遺產。姑不具論。且宮室車馬僕役。無不華且備。妾如有所需。悉以供給。蓋惟妾爲其心中之一主人翁。此外非所計矣。余曰。信如是。則其父子之間性情。判若霄壤。豈非奇事。但卿當告余以實。卿固勿爲所惑耶。漫郎曰。君尙疑妾有不忠貞之心耶。自麥大倫被拘以來。爾時之可怕狀。尙影約在眼簾。人孰無恥。烏能憇然。余曰。不然。余非謂忘情。固如是速也。若夫麥大倫之苦。余非身歷其境。余烏乎知其詳。但恐愛情之感觸已深入於腦際。致卿無法解脫耳。漫郎曰。人貴自立。隨波逐

浪胡爲者。余半晌不語。自思小棋哀姆餽遺如是之厚。其必被誘惑無疑。世人之通款曲於美婦者鮮有供給之華。且備有若小棋哀姆之甚。漫郎又復自誓矢志靡他。得與余愛好如初。余於是視爲報復之至計。非愛情之表記也。復謂漫郎曰。小棋哀姆之所許恩給金及宮室車馬僕役。將一一受之乎。漫郎曰。金錢係余等所需者。將盡取之。但取其一而還其餘。殊不易事。俟小棋哀姆來信後。再行定奪。翌晨果有一僕人送信於漫郎。卽引至僻靜處密語。移時漫郎囑其少待。云有後命。彼卽以信示余。起數句。通常相愛相慕之詞。姑不贅述。大致敍列所許之物。並謂一切耗費皆無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擬先奉一千佛郎爲脂粉之資。又云若漫郎能至其宅。一切所需更能悉從其欲。進宅日卽在目前。須二日內預備。宅在某街某號。彼將於第二日下午在此守候。但他無所恐。祇余之防察爲可虞。宜善爲規避。彼亦將設法輔助之。余讀書畢。知彼欲得此女。始不吝金玉。今只以空言搪塞而已。然則小棋哀姆之狡猾。尤甚於乃父矣。於是余二人商議對付之策。余以其人陰險。勸其不必再作。

妄想無奈。漫郎執意堅定。不欲變其方針。復小棋哀姆之書甚簡。謂無所難。屆時必至巴里。書畢。議決。余擬別僦居室。以便相機行事。明白之下午。爲彼等在巴里相會之期。漫郎受小棋哀姆所贈。後將請其同至戲園。余則僱一車。在聖映特耳街守候。約七點鐘時。潛余卽至戲園門外。漫郎可託故離座。與余把晤。得有實在情形。則此事易於措手。當余離巴里而遠颺矣。此計殊狂妄。而余當時視之。若無所不妥。且意事成而後。大有可幸者在。於是漫郎同其僕赴巴里。僕曰明三兒。卽救漫郎於麥大倫脫拘禁者。臨別。不免酸痛。低聲語之曰。漫郎。卿勿欺。卿果忠於余耶。漫郎曰。君勿多心。妾誓不忘君德。與君別無幾時。當重續舊好。無事刺刺不休也。余自漫郎行後。距時約三點鐘。卽往弗來咖啡店消遣。余心煩慮亂。昏若夢中。時將屆。余卽僱一車。待於所約之地。良久。絕無漫郎踪跡。及步至戲園門外。徧覓余僕明三兒。亦杳不可見。心殊驚異。余耐待至一點餘鐘。留意出入。比及七小時。絕不見有余相約之人。又徧查戲園包廂單。亦無漫郎名。復至門外。時逾一刻。仍不見有人至。斯時焦灼萬

狀不得已回身至停車場。未及數步。御者即前來迎余。謂有一美人在車中已久守候。其人自言決勿有誤。並知余之將返。故至車中而待余焉。余心中默想。是必爲漫郎無疑矣。及抵車。則見彼麗者之面。實非漫郎。此女卽啓言曰。不懦冒昧。得與格物利亞君一通款曲。否。其聲余未習聞。卽謂之曰。此余名也。爾烏從知之。此女又曰。妾有一信與汝。則君知妾之所以來此。與妾所以知君名之故矣。余卽懇其許吾至。就近咖啡店。俾得一讀其書。此女允偕余行。並囑須在密室。瞬息已至咖啡店。余問其作書者何人。彼卽出書示余。余諦視之。漫郎親筆也。書中所述大畧如下。

格物利亞君足下。與君別無多時。思慕之情。不待贅述。小棋哀姆供給殊不薄。今之所享。實過昔之所期。且遺贈種種寶貴物。此生得遇此好機會。宜乎此間樂不思蜀矣。然妾所耿耿不忘者。以君交誼深。後會正有日也。所約戲園會期。小棋哀姆不能從。故妾與君相見之樂。遂爾濡滯。但恐君或以妾故。因而失望。故擇一巴里名妓。足供人愛者來前。聊以解君愁。亦以謝妾罪。幸哂而納之。君之永相愛。

好之漫郎書。

余讀畢。不覺悻悻之色現於面。蓋此一紙書。漫郎之欺。余殊甚也。余憤悔之際。決意欲舍去此不忠貞之婦。視彼女在余前者。亦殊娟好。足供娛樂。是人負我。非我負人。所欠缺者。此女之流波美目。不及漫郎之一顧傾城耳。

第十二章

噫嘻。彼漫郎。姱姿豔質。實具天然之姽婳。乃造物之誤。降於浮花浪蕊之身耳。余掉頭不顧。自言曰。否否。彼無良之女。送汝來。傳此惱人之消息。欺人乎。自欺乎。汝速去。毋多待也。爲我告漫郎曰。汝儘自享樂。棄吾何妨。但勿後悔可耳。斯時。余竟厭棄此婦。覺世界之上。除漫郎外。無此最迷人。最負人之婦者。余從此不再作漫郎想。蓋妬心。憤激蓬蓬勃勃如火。始然。噫余之爲愛情。傀儡更甚於小棋哀姆矣。此女見余將行。卽問余有無復小棋哀姆之言。及彼寄書女子。余被此請問。復入室中。以中情忿。忿之故。心爲慾奴。一剎那間。更自怒不可遏。大聲謂之曰。行矣哉。可述余失望狀。

告彼奸詐之小棋哀姆及淫蕩無恥之漫郎囑其善自留意勿謂幸福可長享怨毒所至後患正長言已余倒身椅上帽落杖倒兩眶淚如泉湧盛怒之下昏默無聲惟兩手自搏而已又謂此女曰來汝旣爲漫郎所遣以來前汝有何術以解余愁汝有何能以舒余悶余經過種種煩惱願脫離此妖魔世界汝當爲余籌之此女見余憤狀膽怯不前余又招之曰來！爲余拭淚爲余撫胸汝明告余汝其愛我乎以汝弱質娉婷動人憐愛或者余竟沉瀣汝也此女年約二八狀若嬌羞見余頗恐怖以余招之來卽舉皓腕握余手以示愛意余時憤懣之餘行若顛狂對而歎曰汝欲何爲余自遭此魔劫視世上美婦人塵土耳糟粕耳鳩毒耳以汝柔聲曼語煙視媚行愈增余心恐怖去休！不如余獨居之爲得也此女默然舉步欲走余又喚之曰來！告吾！汝何爲被遣至此何以知余名並知余之所在女曰妾之所以知亦有由來妾本與小棋哀姆相識今日忽遣僕來招導入一室見小棋哀姆與一美婦作骨牌戲妾問何所事彼等持函授妾云在某處探訪某君並致囑託語故得與君會晤也。

余曰。言止於此耶。盡說何妨。此女面發赤。低聲語余曰。彼等謂多情如君。必樂與妾歡好。余告之曰。可憐哉。汝亦受彼等之愚弄矣。汝乃一姣好女子。欲覓意中人。必貴介而多金者。足爲汝光榮。亦足恣汝奢欲。余則非其人。盍歸乎。速往汝所識之小棋。哀姆處。彼能以高車駟馬。華屋麗服。供其所愛者。余則以貧見棄。以慙見笑。除余不易之愛情外。無所有。不足致汝青睞也。此女聆余語畢。不覺索然無味。與余一禮而出。余自別此女後。時或咨嗟。時或悔恨。萬千感触。齊集。一時但憂怒之餘心思。沉默審察。舊日所歷。一一比較。之似無容失望。至此余知漫郎深曷。勿設法挽回。徒然掩面。自傷。非特於事無濟。抑亦自取苦惱。雖然事亦難言。若欲自小棋哀姆。掌握中奪回。吾美麗之漫郎。談何容易。且適以自危。挽回之策。必余得與漫郎晤面。動以癡情。恢復前時之愛。余知其心。未嘗不眷眷於我。試思其知余失望之苦。況遺名妓以慰余懷。綿袍戀戀。非無故人意也。余於是專心研究。圖覓一隙。以面漫郎。再四思維。亦惟有求哀姆。特體之子。爲最上之策。彼爲余十分盡力。余懇之當無不立允者。余卽

擬。往。訪。哀。姆。特。體。之。子。囑。其。東。招。小。棋。哀。姆。來。託。言。有。事。待。商。則。三。十。分。鐘。時。已。足。
與。漫。郎。相。見。矣。蓋。俟。小。棋。哀。姆。外。出。則。余。詣。彼。宅。無。所。畏。避。實。一。妙。計。躊。躇。已。定。於。
是。逕。步。至。外。乘。車。至。哀。姆。特。體。所。相。見。之。下。暑。絞。寒。暄。卽。將。余。目。下。情。形。詳。切。以。告。
彼。知。小。棋。哀。姆。奪。余。所。愛。漫。郎。不。勝。驚。異。卽。欲。聚。其。交。友。設。法。拯。余。漫。郎。余。力。諫。阻。
謂。審。若。此。穢。聲。彰。布。則。余。與。漫。郎。皆。有。不。利。且。語。之。曰。余。惟。有。一。下。策。須。竭。力。爲。之。
但。事。實。平。和。而。成。功。亦。易。卽。致。小。棋。哀。姆。外。出。余。潛。入。其。室。與。漫。郎。面。質。或。亦。挽。回。
之。一。策。也。哀。姆。特。體。之。子。曰。此。計。大。妙。儘。可。實。行。吾。擬。立。將。小。棋。哀。姆。招。之。來。並。留。
住。一。二。小。時。固。無。所。不。可。但。用。何。法。以。致。之。余。曰。是。不。難。君。至。咖。啡。店。作。一。字。致。小。
棋。哀。姆。處。略。言。有。急。事。相。求。及。至。君。可。告。以。要。事。非。他。因。於。會。社。資。博。進。若。干。一。時。
不。克。應。付。欲。假。金。錢。以。濟。急。用。彼。必。導。君。至。其。父。處。取。銀。余。乘。間。入。內。(蓋。恃。有。余。
僕。明。三。兒。爲。余。耳。目。故。也)如。是。欲。行。余。計。綽。有。餘。裕。矣。哀。姆。特。體。之。子。從。余。言。卽。
往。咖。啡。店。作。書。余。自。別。後。隱。身。於。漫。郎。住。宅。左。右。無。何。果。見。送。信。者。至。少。頃。小。棋。哀。

姆同其僕出俟其行及轉曲時余卽走至負心人所居之室心雖怒甚然仍輕叩其扉適來啟門者乃明三兒余雖無懼於他僕卻密語明三兒詢以有無別路可徑至漫郎處不致爲人所見明三兒曰此殊易易但須由大梯上潛步至漫郎房當無人能發其覆者余從之入室見漫郎方夜讀書彼見余至絕無驚慌狀非若膽怯者流卒然見意中所不及想之人來悚懼惶惑亦足見此人性情之怪現象矣移時漫郎啓齒曰噫君耶君妾之所愛者誰謂得見君於此其夢耶其信然耶君眞冒險哉言時卽來與余狎抱親愛如常余怒卻之退後數步漫郎立若木雞目灼灼注視余面顏色漸變余心中只覺其辱余太甚往復回念怒氣干霄默然不語者久之漫郎以余憤故亦自顫震不已余見其驚怖之狀不忍再耐卽柔聲告之曰噫！漫郎！不忠貞之漫郎！卿亦知余之怨憤耶今見爾慘白之色戰慄之容余亦不忍再以責詈相加但卿試思之余爲卿故膽幾裂而腸幾斷受懊傷而幾自裁者屈指已三次矣此中困苦顛連想像時懸腦際卿令自行主意生之殺之從之棄之恐憑尊裁余

受挫折已深。命之不辰。尙復何說。余時即嗒然倒於椅上。漫郎噤不能語。跪余足傍首置余膝。兩手自蔽其面。覩其踴促不安愁楚之狀。已知其淚如雨下矣。其時余心刺激異常。卽喟然謂之曰。漫郎！汝至今日而始作楚囚之泣。抑已晚矣。背信違約。何事不可爲。徒爲此目前之悲象。奚爲者放飯流饑。而問無齒。決明眼人早已窺及矣。余之來此。有妨汝等行樂。此卿所以悲憂。卿試拭目視之。駐足於此者細審果何如。人如余之遭逢不幸。致爲人所欺弄。藐爾一童駿亦不值佳人拂淚也。漫郎聞余語。仍不肯起立。惟以口吮余手。余復自語。自歎曰。反覆之漫郎！胡以負恩忘義。一至於斯。前此割臂盟。而今安在。猶憶花晨月夕。我兩人密通款曲。細掬深衷。當時私心竊幸。以爲得一知己於願斯足。詎料情天大列。回首茫茫。總之子敬長者自信深。信人亦深。致爲奸猾者之所戲。弄嗟夫失望悔心極不堪處之境。乃蒼蒼者之所以報施忠厚者乎。何造物之不公也。余言至悲惻處。淚下汎瀾。不能自己。漫郎見余聲色漸變。唏噓自陳。日妾之行止。乖方累及君愁。自知罪無可道。但妾實無心之失。上

帝監觀不爽。妾可口出矢言。君其或當垂諒乎。余聞之知漫郎以此求解脫。忿火勃發。大聲曰。陰險哉。一僞詐哉。余今知之稔矣。見富貴而情遷。臨困危而心降。乃爾。生平慣技。胡一試再試。屢試不已也。爾時余卽離座曰。今長別矣。余甯粉骨碎身。萬死不辭。不願對負心人。津津而道。余若再戀戀於爾。天其殛之爾。儘與新情人長此娛樂。樂且無央。名譽本不足計也。如余愚昧不棄。何待爾我愛情。本無足輕重。付之流水可也。漫郎見余怒甚。俯伏椅傍。全身戰慄。余方欲大步出門。又復回眸顧盼。蓋不忍之心。終不能盡免。故余又木立不行。讀者試思之。余本多情。我心匪石。特以激於一時之忿。不恤惡語。侵人轉念之餘。柔腸百轉。蓋余素性然也。於是返身向前。手扶漫郎。起立愛戀之情。先傳口吻。數不可以更僕計也。切切喎喎。求恕余暴怒無狀。自認絕無人理。萬死何言。余此時持漫郎入座。甘言自責。表我歉忱。漫郎則苦匱包容。赦其苦吾之罪。且惟恐余之不允。其贖罪惶仄。萬分。余卽止之。目前事概可不論。大丈夫豈介介於是。余固不念舊惡者。卿所請余無不從。卿若能仍以余爲愛情之。

主。宰。此。生。願。足。矣。余。豈。欲。卿。自。呼。負。負。然。後。始。快。於。心。但。卿。須。切。記。此。實。余。運。命。轉。
機。之。時。余。前。途。之。悲。歡。憂。樂。皆。懸。爾。一。人。之。手。余。今。俯。首。無。辭。自。悔。孟。浪。卿。既。無。間。
言。不。知。卿。之。所。憂。所。苦。能。告。余。一。二。否。小。棋。哀。姆。爲。余。切。齒。仇。卿。寢。食。同。之。感。情。當。
何。似。卿。不。赴。劇。場。約。徒。以。一。紙。書。敷。衍。塞。責。遣。一。妓。至。李。代。桃。僵。於。意。云。何。漫。郎。默。
想。移。時。卽。謂。余。曰。君。如。及。早。言。之。則。此。一。問。題。不。難。解。決。何。至。歷。種。種。之。煩。惱。與。夫。
可。悲。可。怖。之。景。哉。妾。知。君。之。所。以。來。此。出。於。情。之。所。不。自。已。則。妾。從。君。所。欲。事。卽。可。
平。矣。君。爲。妾。信。故。與。彼。送。信。之。女。故。以。爲。由。第。一。事。著。想。跡。近。於。戲。侮。由。第。二。事。著。
想。則。卽。曖。小。棋。哀。姆。而。棄。舊。情。人。之。證。此。君。所。以。忿。忿。不。平。怒。極。而。聲。色。俱。厲。乎。嘻。
君。其。誤。會。矣。妾。今。以。實。在。情。形。報。告。君。以。公。平。判。斷。之。則。薄。命。人。感。德。靡。旣。矣。當。日。
妾。與。君。別。及。至。巴。里。小。棋。哀。姆。已。守。候。多。時。見。妾。面。款。待。殊。殷。承。其。導。至。各。室。繞。視。
一。周。陳。設。亦。頗。華。麗。於。是。手。數。萬。佛。郎。及。其。珍。貴。珠。寶。與。乃。父。前。此。所。遺。者。略。同。妾。
笑。而。受。之。並。伸。謝。悃。及。最。後。之。一。室。鋪。以。華。氈。飾。以。繡。榻。俊。童。數。輩。鵠。立。如。儀。蓋。卽。

小棋哀姆留意措辦以與妾享受者入室而後備陳茗讌又示以朱輪駿駟爲遨遊之需並相與爲葉子戲以遣永日爾時目爲所眩志爲所奪覺僅取其萬佛郎而捨彼諸珍物未免拘迂若得沾潤多多妾與君之一生可無虞匱乏故極力欲博其歡洽俾揮金不吝職此之由演劇場會晤之約遂致未能兼顧妾欲探其對於君之意見以便將來設計實行聆其吐辭渾厚不類狡童愈覺其人可操縱隨心不難馴服小棋哀姆詢妾與君感情厚薄妾謂君性格安和待妾至爲篤摯新歡雖樂舊愛未忘烏忍恝焉置之小棋哀姆領首者再謂君誠多情長者彼亦樂與訂交又詢及君若察知妾之私奔當如何妾謂當日託言以事赴巴里片刻卽還得君允准毫無疑慮妾若久羈於此則未免嚙顧彷徨小棋哀姆又告妾謂君若能與之交好當爲君覓一優等位置不患無噉飯處妾謂君純任自然最敦交誼遭家不造援手誠不可無人小棋哀姆謂君若能棄舊而新是謀彼將爲君覓一美婦人以償其所失至於餽口之計本不足煩心妾然其所言自幸吾計可成所兀兀於中者君勿以妾之爽

約致多惶惑。因商諸小棋哀姆。欲覓一麗者趨君。所以贖妾敗盟之罪。且得乘間以前事語君。彼謂余言甚善。卽飭僕訪彼女子。諭其至采落脫探君。妾謂當時曾約君會於劇場。若以他事不到可逕至聖映特耳街守候車中。故不必往采落脫卽往所約地可也。且須作一書與之。否則彼女貿貿然來。君將不知何所措置。於是援筆索紙。思欲曲達隱衷。但小棋哀姆片刻不離妾左右。當妾揮毫握管。彼亦伺立於旁。故不便直陳。顯示祇可隱約言之。此妾實情無所飾。亦無容諱。妾意彼女冶姿美質。楚楚動人。雖不足解君之憂。然亦不至以妾之不至。憤恨交加。遽遷怒於彼麗者。本欲遣明三兒來迺實。無一息暇。授以私意。無如之何。適間彼接哀姆。特體之子來函。招其外出。彼甚不愜意。又無辭以拒之。臨行語妾。不久卽歸。妾今見君。突如其来不禁惴惴。恐與彼邂逅。或生他變。竊爲君危。漫郎語畢。余細審其言。覺其間狡猾隱衷。顯然披露。殊使余心不歡。然返躬自思。漫郎之所以罹於罪。溯本窮原。余實有以致之。當彼兩情款洽。余亦窺見其情策。善後之計。固宜設法遷讓。以避其鋒。奈何貪小利。

而忘大害卒至自取其辱今日漫郎俯首無辭甘心謝罪理雖無可原情則或有可
恕噫嘻漫郎佻達輕浮乃爾生平缺點而有時深情真摯實有不可泯滅之眞綜厥
生平瑕瑜互見余取長舍短愛念滋堅遑論其一時之失耶余意今夜卽與之偕出
以絕小棋哀姆望卽謂之曰卿試度之今夕良宵冀沾卿光寵者不一其人卿果何
所適從耶漫郎聞余言箸不能答一語余亦知其難言又激之曰行矣漫郎尙何猶
豫漫郎曰妾豈不樂爲此奈何君不從妾計也余曰今日勢成騎虎尙以爲余不克
從卿計耶漫郎曰然則將如之何將併此鉅萬佛郎棄之如塵沙乎來何意去何心
殆亦自相矛盾請君熟籌之余曰阿堵物胡足戀及今逃猶可倖脫時乎時乎不再
來一誤烏容再誤設或遲疑不決小棋哀姆返大事去矣漫郎請曰無論如何旣來
必不能空手去錢鈔珍物須盡余等身所能容攜之可也余不得已允如所請正欲
行時忽聞叩戶聲余以爲必小棋哀姆至矣遂謂漫郎曰余若遇此奸人必取其命
蓋余自受激怒以來餘憤尙未熄也剎那間明三兒入知叩戶者爲一致書人並以

書示余。余發視之。哀姆特體之子筆也。略云。小棋哀姆以吾故至其父處取銀。故得此時機。思得一妙法。特詳函奉告。迨小棋哀姆返吾舍時。吾多方以遲其歸足下。宜覓有膽而可信託者三三人。夜闌人靜。要於險路。方其躊躇回室。卽阻而劫之。幽之於一室。至翌晨釋之去。如此則足下徐行可也。書不盡言。後會有日。余讀畢。擲此函與漫郎細閱。並告以余所以能來此之計。漫郎聞之欣悅不已。余曰。誠如哀姆特體之子計。弄孺子於掌上。亦稍洩余胸中忿。漫郎曰。此非兒戲。勿以輕急從事。敗垂成於倉猝也。且目前須得二三壯士爲助。將何從得之。欲幽禁小棋哀姆於一室。誰肯爲君効力。豈非種種窒礙乎。余曰。無傷也。巴里多慷慨激昂之士。何患無拔刃相助者。余行自有辦法。毋煩慮及。漫郎曰。行哀姆特體之子計。余等又須遲留一時餘矣。余聆其所言。徘徊半晌。心有所感觸。若禍患之臨。不待轉瞬。足雖前行如故。而膽怯異常。出門之後。欲覓一二守衛兵。爲余盡力。於是不得不訪前此來司殼導余所識之友。徧覓止得一人。此公乃老於作冒險事者。彼聞余言。謂計畫必有效果。祇需

筆司得兒六枚。

西班牙所用之金錢

獎其所僱之兵士三人。余曰。事成余必不吝時。

哉不可失。於是彼卽召集徒黨。余引之至一衢路轉角處。令其預伏。此蓋小棋袁姆歸時必經之路也。余謂彼等曰。勿加暴於監子。祇須將其嚴錮謹守。待明晨七時釋

之。萬勿疏忽。兵士等對余曰。吾等將彼禁諸臥室。即使之下榻於側。吾等寂處無聊當以博奕飲酒消此長夜。漫漫也。斯時衆人高談闊論。羣守候於要路。及望見小棋袁姆來。余卽隱身於黑暗處。露首觀之。但見兵士等以手鎗加於其胸。和聲語之曰。吾輩不覲汝財。亦勿取汝命。惟須立從吾輩走。否則破汝腦矣。小棋袁姆見人衆已寡。且各攜利器。不敢倔強。隨之而行。

第十三章

余見事已就緒。恐啓僕輩疑。卽回漫郎處所。狀若無事。然故作高聲語。漫郎曰。卿可不必。望。小。棋。袁。姆。歸。矣。彼。今。晚。有。多。事。未。了。不。克。卽。回。乘。余。瞻。臨。之。便。託。余。轉。致。漫郎。應。對。敏。巧。不。露。聲。色。故。意。留。余。食。遂。入。座。與。之。同。席。此。際。希。望。既。就。與。彼。美。相。對。

大嚼樂故未央。余故作嚴肅狀以愚諸僕之耳目。及侍者散去。則盡情取歡笑矣。余僞命明三兒走傭快車。須六時以前在棚門守候。蓋余自思夜深時僞爲別漫郎去者。復由明三兒之計。入踞小棋哀姆之榻。豈非大快意事哉。斯時余二人以爲吾計已成。樂至不可思議。不知刀已懸於頭上。彼懸刀之線。將次欲斷吾二人。猶嬉笑其下。毫不關心。其能免於險乎。但欲知余事所以失敗。必先詳察原因。試推其本言之。小棋哀姆平時出入。必有一侍僕隨行。當小棋哀姆被阻於兵士時。此僕畏兇。不敢前進。卽返身卻走。逕至小棋哀姆之父處。述其所見。此種事自然激人耳目。況爲彼老獨一之子。年齒旣高。愛子尤甚。棋哀姆卽詢其僕。少主人於今日下午曾作何事。曾與人爭執否。曾干涉他人事否。曾到形跡可疑之地否。此僕覺當此急迫之時。知不可復隱。遂述自小棋哀姆與漫郎交好。至晚九時。以事離漫郎。及歸而遇此意外之事。厯厯不遺。於是棋哀姆恍然大悟。知變由愛情之爭競而起。時已十旬半鐘矣。立至總警察局。商諸局長。請將所有退班之警察兵。撥派若干人。棋哀姆亦酌派侍

者數人隨之。至其子遇變之處。各處尋訪徧覓無踪。於是易其方向。決意至其子所歡者之室。意其子或已歸也。方入門。卽徧詢諸僕衆。皆不知所對。時余與漫郎已解衣登牀矣。當棋哀姆至時。余等毫不覺察。及彼破門而入。余見之。卽謂漫郎曰。天乎。禍在眉睫。棋哀姆至矣。將若之何。惶憤之下。余欲覓吾佩刀。效博浪之一擊。奈刀纏結於帶。不得脫。警察兵見余所爲。恐生不測。卽來執余手。褫余襯衣。使余不留一自護之器。棋哀姆於此事。雖窘急異常。然其目力所及。立能認識。余與漫郎之面。卽謂余曰。其夢耶。吾前此豈未嘗見此二人耶。斯時。余不勝羞愧。俛首無辭。棋哀姆亦默不作聲。似憶想往事者。忽似有所感触。厲聲謂余曰。奸徒。吾知之矣。殺吾子者。非爾。其誰。余覺受辱太甚。亦大聲還語之。曰。兇漢。若余欲殺汝家屬之一人。余必手刃汝矣。棋哀姆卽顧謂警察兵曰。嚴拘之。勿使逸。此人必知余子之所在。不言則以嚴刑逼之。余曰。汝欲刑吾乎。噫。卑鄙齷齪之頑民。彼刑人之具。專爲汝設耶。汝須知。余筋中之血。皆熱。不若汝涼。血物險詐。異常。汝子所遭。余具明白。若再觸余。

怒則不待明日將汝子絞死聊爲報施余拚以身命與汝可也棋哀姆聞言卽縮鼻
笑曰噫！格物利亞！爾今旣自認知吾子所在并欲置之死地尙有何辭狡賴其
明以告我否則此事只索待諸公評也蓋余盛怒之下出言不檢竟自露破綻彼卽
令警察兵六七人將所有侍僕盡行監禁時漫郎倚牀淚下不止棋哀姆近其傍佯
笑譏之曰卿迷人不淺哉旣蠱其父又惑其子其妙術其歷史播之巴里市中芳名
足千古矣余聞之怒不可遏喟然歎曰慎之慎之勿以座上客欺階下因汝昏蒙陰
險神人共憤復讐有日天道非果夢夢也是時棋哀姆離余室命從者偪余等著衣
余不知其居心如何對待余等余意如直白其事或可復余等之自由乎未可知也
移時棋哀姆仍回余室情狀迥異於前蓋彼至諸僕拘禁之地而一一詢之俱無所
得及後詢及明三兒知爲余舊僕於是虛聲恫嚇威逼勢加且以賄賂誘其吐實此
僕雖忠於余而怯弱殊甚念及麥大倫縱犯之事與今棋哀姆懼之之語不禁心爲
屈服恐毒刑嚴罰卽加於其身遂自言如能見赦則願盡情告發棋哀姆細審其語

覺此中或別有故。出人意料者。遂允赦其命。且復厚賞之。此僕遂直言無隱。將余所計較和盤託出。雖尙不知余到巴里後之變計。而於余離采落脫村以前之謀畫纖悉畢呈。且復語之曰。彼等之目的無非欲以愚弄小棋哀姆而已。漫郎將行矣。所給之萬佛郎。卽隨身取去。明三兒言訖。棋哀姆盛怒來余室。直抵內寢。將金錢珠寶收拾一空。出而怒目視余。強賊劇盜之聲不絕於口。又以跳脫等裝飾諸品羅列於漫郎前。並笑語嘲之曰。汝其張目視之。能明確認識此物否。恐汝非第一次見矣。此卽麥大倫以前之珍寶。汝所手自選擇者也。噫！汝二人本足惹人憐愛者。惜乎欺詐太甚。汝試記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行險徼幸者之未必有其人也。余時怨憤已臻極點。甯殺吾身。不願拘囚受辱。天乎！余何能偷生於不平世界乎！及後復力自裁。遏余怒。和聲謂之曰。勿再出此無禮之譏笑。汝欲如何。則竟如何耳。冷語困人丈夫。豈竟出此棋哀姆曰。格物利亞！稍安毋躁。汝將入雀得來監獄矣。明日置汝於光天化日。萬目共睹之地。則斯事原委立見分明。吾望汝速告吾子所在。免致遺羞。

於裁判所也。余聞雀得來之名。覺禍在須臾。後患方未有艾。雖余素性傲直。不能不屈服威權。於是和顏語之曰。余自少不經致陷放。蕩作諸昏憤事。汝今責余嚴。亦屬情理。但汝試平心論之。以己所愛。故奪人所愛。彼爲所奪者。能不飲恨於心。使汝易地。以思。則知余所爲未爲已甚。毒刑苦禁。烏足福余。汝若以公平待人。余亦不必深譁。小棋哀姆。雖處困難。無損分毫。余本無意害其人。亦不欲戕殺。爲復讎之計。願汝還余等自由。則余將告汝子所在矣。棋哀姆聞余言。絕無哀憐心。返身而笑。謂旣未殺其子。則萬無不克尋獲之理。隨命其衆曰。送之至雀得來。須各注意。越獄脫逃。乃彼二人長技。聖來間與麥大倫之前車可鑒也。言訖。棋哀姆飄然而去。余等失望之狀。蓋可想見矣。余不禁涕泣曰。余今隨命屈從。而彼兇悍不仁之獨夫。仍虐余等至此。今次陷於縲絏。無復重見天日矣。警察兵促余速行。余且行且與漫郎語曰。來乎。！余獨一之愛神！余今與卿同往受此大劫。想亦命途注定。天其或者鑒余苦衷。仍使余等得再團聚也。及門。車已立候。余二人卽同入。余以臂承漫郎。極力勸慰。漫

郎自遇棋哀姆後不發一語至是見車中祇余一人乃婉言告余曰種種愁苦妾一人實召之累君波及奈何余曰卿能常愛吾余又何怨之有余受禁三四月亦屬無妨但以卿纖纖弱質衣不禁風乃困難同罹使余迴腸寸斷噫！卿竟命薄如斯乎彼蒼者天爾旣造此尤物胡不愛護之而使之至於此極耶吾輩天生情種區區熱誠無不可表白而偏磨折之彼不足齒之蕩婦淫夫得享安然幸福其何以自解此種感触頓使余萌悔恨心前途茫茫如何了局言次余念及漫郎結果心震恐不已彼曾受拘麥大倫雖以計幸脫但今番再入犴獄則希望殊難余欲其知余恐懼之懷又恐激刺太深愈增忉怛於是緊持其體惟冀表余愛情謂之曰卿愛余之念其從此勿衰乎漫郎曰君今尙有所疑耶更使妾心慘痛余曰得卿如此不勝感激爾我別離伊邇爲之奈何以余家勢力亮能出余於縲絏中尙不能復卿自由余亦何顏覲生人世言時不覺已抵雀得來犴獄官卽飭其屬將余二人分禁此別尙不苦蓋預料及此也余告守獄者謂余非慳夫若能善事漫郎自當重報并勸慰漫郎懲

其勿稍自苦。余在彼可無慮也。余身剩有餘銀分半與漫郎。其餘賞守獄者作余二人一月所需付之費也。守獄者得資頗喜。極意承迎。余室內鋪設整潔。與尋常囚犯有上下牀之別。並得守獄者報告。謂漫郎所居與余相同。余心於是稍慰。專心作余自由之計畫。自思雖干法紀。實未爲極惡大罪。若致書吾父。乞其速來巴里。則挽回尙非無術。方針既定。援筆立揮。辭句之間。雖不能不致一二尊語。然不若前此之謄怯矣。此亦閱歷少深之故也。書既成。傳遞自無難處。但此舉不免畫蛇添足。發信之後一日。余父實已前來。蓋余於一禮拜前。曾致書余父。父閱之。慰甚。又終不能確信余之自新。故決欲與余覲面。以證其實。並欲盡其規誡之力。進余於道德之途。父抵巴里後。卽往鉄白治家。探余蹤跡。第余自出聖來闢以來。彼亦不知余居址及近狀。但謂余父曰。以僕最近相晤時觀之。尚有信道之熱心。大約已與漫郎絕。故良知發現也。惟僕所疑慮者。與格物利亞君睽違逾一星期。不通音問。此心不無耿耿云。父聆鉄白治語。知余久無聲息。中必有他故。周諮博訪。竭二日之力。始獲悉余在雀。

得來監獄中。讀者欲知余遇父後之結果。須先述監禁時之現象。余進獄後。應聽輸於裁判官。而掌斯職者。適爲前此聖來閘之巡長。見余時。語涉責讓。然尙不至吹毛求疵。過於苛刻。彼直謂余曰。爾之墮落於薄行。殊可憫惜矣。爾欲與棋哀姆爲仇。螳臂當車。太不自量。故爾之所以罹於罪網。非爾兇狠心。乃失之輕忽耳。吾初意爾在聖來閘。經三月監禁。心氣必較和平於前。孰知被控於吾前。不一而足也。余以巡長出言有章。即將余被拘之顛末。一一告之。巡長勸余勿太自悲傷。謂如余家世。彼當設法救援云。余又詢及其對於漫郎之意見。巡長笑語曰。其人吾雖未目見。以意度之。必爲陰險之流。似非過語。余聽巡長言。心中大爲激動。卽多方曲喻。以護漫郎之短。甚至淚下。巡長飭人送余入囚室。且言曰。愛情。愛情。爾爲魔術之愛情。所愚蔽。聰塞。明。惜哉。余兀坐一室。正回想目前巡長與余所談之語。忽有敲余門者。視之。乃余父也。余雖知其日內必來。不意驟然而至。如是其速。使余驚愕萬狀。若摶摶之土。有隙可通。余亦將躍入矣。相見之下。不發一語。父入坐。余仍恭立如儀。垂首俯視。覺無

術。自蔽其首面。父肅然曰。坐吾語汝。以汝墮德敗行。致受此巨辱。令我訪汝於此。不名譽之地。念休戚之相關。爲父者能勿黯然傷乎。總之執迷不悟。種此惡因。三尺法不汝容。上斷頭臺之日不遠矣。受辱遺羞可哀孰甚。當時余默無一語。父又言曰。試想父之愛其子。盡心竭力以教導之。冀成一德高望重之資格。至若自甘暴棄。竟蒙浪蕩之名。則彼父之所遭亦殊乖蹇矣。人雖極荒謬。若歷盡苦艱。未有不幡然思改者。至境遇不足以感其心。則終身無復有悔過之日也。汝今不言不笑。僞爲恭敬。豈汝本心。此等佯作甯靜之狀。我已洞若觀火矣。余聆父責備之言。字字切中。然亦未免太不近情。於是不得不表余之感。且辯白之。謂父曰。父笑兒僞爲恭敬。其實不然。父子之間。實關天性。父見子之不善。規以正道。兒亦何嘗有怨言。但兒亦不至爲世界上最不名譽之人。父亦知兒之過失。無非爲愛之一字所誤。生世界中。自元始以來。卽種此天然之魔力。魔淺者不久。卽解魔深者之死魔。他兒心志薄弱。易受愛魔。激刺。熱心太過。誠實太過。任情而放縱。此皆兒之罪也。至謂兒無敬愛父母之心。其

誠慤其莊肅。出於一時之矯勉。兒豈若此狂悖哉。天日在上。當能鑒之。吾父乎！其諒兒而憐之耶。余言至是。淚已如雨下矣。大凡骨肉至親。未有不愛護之理。余父固溺愛者。聞余言至切。至哀心自感。動卽謂余曰。可矜之格物利亞。我今憐汝矣。汝來我前。我與汝親愛。余卽前持吾父。父亦力持不釋。至此益見父子之至情矣。父又言曰。汝其告我以汝之所爲。慎勿稍隱。或者脫囚有術也。余思余一生所爲。證之道德。上放浪之譏。固所不免。然較之世上輕薄少年。尙有過余倍蓰者。尋花問柳。喝雉呼盧。乃本來面目。何足爲辱。於是備述余之歷史。每至過失之處。則多方援引。冀以自蓋。其愆余曰。兒與漫郎同居。而未行聖禮。誠屬駭聞。但某公爵曾私暱二婦。某伯爵亦曾暱一婦。迄今十載。未嘗洩露於其妻。彼巴里城之願求得。與此二公一識面者。且若龍魚之赴大壑。則何說也。兒固時至博場。作無益之舉。動然某侯爵與某子爵。恃此以供日用。某親王與某公爵。且爲賭博會社之魁。則又何說也。至於兒設法。取棋。哀姆之資。此等事。巴里通都大邑。習見習聞。不僅兒一人爲然。總之兒之過爲

公過兒之罪爲公罪。自知心志不堅。常爲愛情所感觸。復仇所激動。以致遭此不幸之災耳。父曰汝自細審如何設法能不至傳播於外。俾免玷辱家聲。余曰巡長善視兒無不可者。其中作梗乃彼棋哀姆父子耳。計莫如逕至棋哀姆處直接商懇。當無不諧。父允余所言。余又欲求其拯救漫郎。但恐重觸其怒。反爲不利。不得已置之父別後。即訪棋哀姆父子。彼等所談種種。余不得而知。但其談判之結果。余可推測一二。大約余父必求令余自由。而後已越日。余父與棋哀姆同至余監中。告余得出獄之消息。棋哀姆論及已往之事。亦深自引歉。並賀余得此慈父。後當益自加勉。余父命余引咎責已。並道謝其助余脫阨之恩。余等暢談良久。少頃即同出此獄。絕不言及漫郎。余亦不能於彼二人前以所思者告諸。守獄不料余出獄之後。漫郎之罪却從此定矣。父強余同至其寓。久別言歡。姑不贅述。晚六時。余潛行出外。往雀得來獄。余意不過作橐餧之餽。並囑守獄者善待漫郎。以爲些須事。不必與之覲面。且急欲救之。出亦無暇。及此後會有期。何容汲汲。余問守獄者以漫郎近日情形。其人受余

銀故待余殊誠懇。直告余曰。漫郎已定罪矣。吾深爲焦灼。則足下必更甚矣。余問曰。
罪係何等。守獄者曰。同時有犯婦十數人。徙往美洲密西雪河。以棋哀姆與爾父之
請。故漫郎亦居其一焉。余聞之。驟若中風。立仆於地。肺葉戰擊不已。昏暈之間。自覺。
死期將至。回眸視室中。思欲起立而四肢無力。屢起屢仆。斯時失望之狀。殊難刻耐。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惟有坐以待斃而已。乃以愛情之神力。忽使余神清氣爽。以爲。
余若死。不過救余一人苦。何以處漫郎耶。余若一日不死。竭力設法。或尙有達目的。
之一。日今以余餘生。專爲救漫郎計可也。守獄者卽扶余起。余心感之。謂之曰。余頹。
然一身。世上人殆無不唾棄者。今值茲危急之秋。尙得汝憐余苦。況潦倒人爲幸多。
矣。守獄者又勸余少自寬懷。勿過憂灼。余曰。汝勿言。汝但備一黑暗獄。不久余將爲。
是室主人。蜂蠻有毒。困獸猶鬪。大丈夫甯能萎膝。昨舌長此鬱鬱哉。卽與守獄者別。
蓋余意欲甘心於二棋哀姆。及彼定罪之裁判官。聚吾舊日黨友。共操兵刃。作刦獄。
之舉。事成則大幸。不成則死爾。時復仇之念。若烈焰之熾。有不暇長慮。却顧者。時余。

且思且步衢路間。值天色蔚藍。爽氣挹人。目余躁烈之念爲之一清。徐念信如余計。仇敵雖死。終無益於漫郎。且此顯然暴動。衆目睽睽。干法之罪。於何逃遁。已軀且炭。炭復何能保護所愛耶。於是初念頓息。策一至善之法。夫錢刀所以主張萬事者。今寓目囊中。已形羞澀。計余可設法之處。有三。即吾父及鉄白治。哀姆特體之子也。第今日吾父斷不能毫末濟余。而哀姆特體之子。又無顏頻向匂乞。或鉄白治尙能知。余緩急要亦未敢必耳。繼念彼爲忠厚長者。或舊誼不至沈淪。乃徑詣聖失而璧僧侶學校。謁鉄白治。談次知彼尙未知余最近事也。余即隱變方針。不即以直事相告。冀其憐憫。當可解囊。但道得見吾父甚慰。惟余所舉秘密。債見逼實甚。焦灼萬分。鉄白治信以爲實。慨然傾橐。見與約計有二十五鎊。余欲以畫指券付之渠。復力卻暢談移時。遂別。復至哀姆特體之子家。余直以不幸事語之。此公與小棋哀姆相識。壹是已周知矣。聞余言。殊扼腕。卽與之商救漫郎之策。哀姆特體之子曰。此事尙非天。幸恐難望。有成聞。漫郎自出。雀得來獄。卽入遷善所。巡邏至密。聲息難通。吾亦不。

克與之謀。面且彼等欲速了此案。不日漫郎將離巴里。吾之所以不訪君於雀得來者。蓋佯爲不知情。庶易於爲力耳。自君脫囚後。吾百計圖救漫郎。卒不得一善策。輾轉思之。惟有冒險之一法。君能覓孔武有力者數人。俟漫郎囚車就道。要於路而奪之。其或有萬一之望乎。余願以五十鎊助君資斧。俟君得入蔗境返吾未晚。吾以家聲。攸繫恕不能與君驂。周旋否則自刃可。搜當爲君効力也。余受其金。感友誼至深。不禁泣下。復詢之曰。余若乞憐於巡長。不知可有濟否。曰。裁判已定。恐非哀辭苦語。足動其心。或棋哀姆與君父躬往。始可望收回成命耳。吾於小棋哀姆處。當爲竭力運動。彼待吾足恭特甚。不若前此至好。忘形察其中似疑吾與君同謀者。故小棋哀姆之能盡力。與否殊未可知。君須速歸誠於君父。冀以移惑其心。否則不及矣。余聞言頗費躊躇。自背父潛出。及知漫郎之定罪。余已誓不回故處矣。倘吾父不復垂憫。以暴烈從事。强余還鄉。如吾兄前此所爲者。將如之何。繼得一策。僞作函。投父託爲其友。候於某所。如此則父必來。可無慮他矣。爾時哀姆特體之子至小棋哀姆處。

余則往劉成鼎。卽託名致書吾父。云有要事商榷。時已子夜。慮不果來。不圖片時。卽至。以一力自隨。余乞吾父安步僻所。至百餘武。外相對默然。吾父頗似疑怪。俄余前致詞曰。父乎。一真慈愛哉。如天之惠。免兒種種罪辜。兒亦侍奉維虔。不敢稍越子職。但以兒觀之。父似不免過酷。吾父見言涉吞吐。頗不耐煩。卽曰。謂吾嚴酷耶。余曰。是亦有說。漫郎何罪。而遽被以極刑。棋哀姆。兇險無倫。與漫郎爲仇。其向父處。進讒言。欲以快其私意。而父竟信彼一面之詞。流之於窮荒絕域。酷耶。否耶。娟娟此豸。實最足動人憐憫者。令熱心人見之。必當爲之辨護。而思設法以拯其艱危。脫非涼血動物者。當亦有所不忍。父以余言頗感觸。卽動色曰。汝遽言及此。意欲何爲。余慘然曰。兒欲乞微命於父手中耳。漫郎徙往美洲。兒決不能久生人世。父厲聲責曰。否。否。吾甯見汝死。不願汝生而作敗行人也。余執父臂。請曰。休矣。父賜兒死。兒又何辭。死乃最大恩典。權已操之於父。兒尙復何言。苟全性命於煩惱場。剩此可憎之餘生。亦殊少味。父曰。吾失教。平日過從寬大。致汝墮行至此。使他人爲汝父者。恐

不能如吾忍耐也。余乘間投身吾父足下涕泗橫流嗚咽而言曰。父旣自謂寬大兒受種種苦曷勿少加憐心。噫！吾母在日父愛之深守護以至死父盍以愛吾母者愛兒兒豈概無可貸者以恕道言父亦當諒兒苦衷矣。父平忍視兒宛轉就無生之路乎。父大聲叱曰母妄語勿復及汝母汝言之適增吾怒若汝母在見汝妄爲敗德當早憂憤歸泉矣汝勿饒舌吾志已定不可變也吾將歸寓汝其從余行余父言時意屹屹若甚決絕余遷延却退復進語之曰父勿僵兒過甚使兒心更苦兒斷不能從父往生死契闊將與父永訣也兒死伊邇至時不識父能復萌愛子之心否父盛怒不抑曰汝不欲從余行耶亟去此往彼覆巢之下可也憤哉不肖之子！余亦大號曰行矣夫復何言骨肉至親胡以忍心至此耶乃去劉成帛狂奔於市須臾至哀姆特體家小棋哀姆後余片時始至余視其容蹙然知所商終成畫餅蓋小棋哀姆雖不如其父之致毒於余然亦不肯代爲緩頰且懼其父之責辱因小棋哀姆之與漫郎通好已大受乃父斥言遑云爲余等効力乎是余不得不以強力從事矣但

事。若不成。則死期立。於是余別哀姆特體之子出。而探訪舊侶。欲以本末告之。瞥見一人。卽前日用以拘小棋哀姆者。余欲下宿其家。因自午至今。尙未得片晷休息。其人本索居。得余甚喜。余具語之。彼允爲盡力。雖其間禦錯。非不見及。奈智不足以遯之。時促膝密商。如何措手之法。不問夜如何其矣。其人謂前日所用三兵士。尙堪再試。余度明日護送漫郎之兵。數不過六。余祇需敢死者四五人。入則綽有餘裕。彼護送者。皆恆怯辱夫。搏擊之如發蒙振落耳。其人又告余勿吝小費。事無勿成。所需馬數匹。及手槍等具。並別備號衣三。蓋往者不便以本隊服式爲此貌法事也。余具諾。並以哀姆特體之子所假筆司得兒百枚與之。翌晨。視余囊將罄矣。余搜括。僅得贈所僱兵士每人筆司得兒十枚。並勉以事成有重賞。當此事機亟迫。余先遣一人至遷善所。前調刺消息。余之出此。蓋以心焦急故。不知非無益也。余初聞解囚者至羅宣耳下。舟故。余黨均狃伺於亞利恩路及倵者至。始知向羅蓋首涂到海。夫特來司駛船至美洲云。余等於是亟變部署。移守於聖亞拿門。余等皆乘新羈之馬。行捷

如飛匿城之屏蔽處。俄護送兵六夾囚而來。余一見幾失知覺力。自言曰。命乎！命乎！余今惟死與戰勝二途耳。遂協商攻擊之法。時護送兵距余等約四百步。其人謂當伺於途側。橫出而中攻之。出彼不意。當無不捷者。余亦深以爲然。彼護送之騎兵。見前有列騎五人。知來竄囚者。於是實彈於槍。整隊以備。其人與余亦摩厲以須。以待一擊。奈所僱之三兵士。膽若鼷鼠。見騎兵來。神氣沮喪。耳語移時。卽回轡奔越。直走巴里矣。其人見遽失所恃。切齒大恨。歎曰。天乎！其如之何。祗吾二人矣。胡能爲力。當此時。余口噤不能語。旣見遁者疾馳而去。而護送者且率隊而前。余憤恨交集。擬欲捨此軀命。舉此二種人殲之淨盡。余心乃快。其人見余激怒欲狂。卽好言慰余曰。吾與君形勢寡弱。彼護送兵已持械欲戰。以二敵六。何異螳臂當車。吾惟有亟回巴里。重遴健者以謀再舉。彼護送兵挾囚車以行。必不能速。詰朝不難追及也。余喟然曰。余眞乖舛世人。非欺吾卽控吾者。余再不願與此方人交接。亦不欲借助他山。已矣。余無所冀倖矣。行將隨漫郎至海。夫特來同渡大西洋矣。多君愛我。其人

尙勸余回巴里者至再三。余堅不允。且促其速轉。恐貽護送兵疑也。於是其人別余去。余遂緩步直詣兵隊。心恍惚不知所爲。護送兵視余有洶洶勢。余謂之曰。余子然一身。非有他謀者。請前行勿疑。於是且行且以心事相勾乞。若輩竊竊相語似謀所。以應余之請者。

第十四章

其主護送兵者語衆曰。憲命將囚者嚴守。似不可忽。第察此少年質頗文弱。似非懷他意者。盍少寬假之。惟終須酬報耳。余曰。所需幾何許。敢以爲請。曰。余等不欲過爲苛。始汝無論欲與何因。語一時需一克郎。乃巴里常例也。若等初意尙以余所請殊涉稚氣。特以此語爲娛戲耳。後知余戀情至切。則索費頓增。及抵孟得司。余囊已一空。如洗矣。後一日行至拍歲。當余與漫郎之會晤也。爾時余憫惄之狀。至今雖百方摹擬。不能得其萬一。余見漫郎時。渠方席橐坐。巨索銀鑰。圍彼腰際。首枕於車中鐵板。面慘淡。憔悴特甚。闔其目。淚出於眥。汨汨不絕。當護送兵見余等時。豫備迎敵。喧

颺。紛。擾。漫。郎。聞。之。默。不。作。一。語。知。其。心。摧。傷。極。矣。嗟。夫。以。花。嬌。柳。蟬。之。姿。膺。繅。絀。檻。
車。之。慘。塵。顏。蓬。首。望。而。生。哀。自。非。有。胸。無。心。能。無。今。昔。霄。幽。之。感。余。傍。車。而。行。頻。以。
目。屬。幾。於。不。克。自。持。欲。顛。墜。於。馬。背。者。數。矣。迨。漫。郎。聞。余。嘆。息。聲。張。目。四。顧。瞥。見。余。
容。若。不。勝。悲。躍。特。繫。於。巨。練。不。能。前。致。所。懷。咫。尺。天。涯。愴。何。能。已。余。哀。諸。護。送。兵。請。
少。紓。其。行。彼。等。既。前。得。余。賄。允。余。所。請。余。下。騎。與。之。並。坐。漫。郎。瘦。弱。異。常。竟。無。力。自。
舉。其。手。見。余。後。聲。咽。不。能。吐。語。似。疲。憊。不。堪。余。視。之。淚。下。汎。瀾。結。舌。相。對。成。一。世。界。
上。最。悲。慘。之。景。移。時。漫。郎。始。稍。稍。能。聲。微。弱。而。震。顫。若。深。事。慚。悔。者。曰。感。君。厚。愛。竟。
不。忘。情。繹。紳。之。餘。得。再。與。君。覲。面。幸。矣。自。維。弱。質。凌。藉。何。堪。九。地。匪。遙。行。將。永。訣。幸。
君。自。愛。無。以。妾。爲。念。余。且。泣。且。慰。曰。世。間。任。何。阻。力。皆。不。足。以。離。余。二。人。之。心。余。將。
從。卿。至。地。角。天。涯。以。愛。汝。護。汝。無。論。何。等。危。苦。余。誓。與。卿。共。之。幸。勿。悲。也。漫。郎。似。不。
勝。惶。愧。余。恐。受。激。太。甚。難。保。無。性。命。之。虞。故。惟。姑。作。慰。詞。以。解。釋。耳。漫。郎。注。視。余。面。
每。欲。表。其。所。思。輒。以。無。力。中。輟。謂。余。曰。自。悔。生。平。用。愛。於。君。未。嘗。以。全。力。貫。注。今。妾。

流離顛沛。伍於囚徒。而君尙念疇昔之情。中懷戀戀。妾心痛矣。去矣哉。願君力圖自愛。勿復從行。薄命人直與死爲鄰。不值多情者之眷眷也。余勸諭再三。自思命途雖偃蹇異常。然得目覩漫郎之顏。亦可自忘困苦。余得爲彼心中主人。無論雪窖冰天。炎風烈日。得與共踐其域。皆爲安樂之鄉。但余所深慮者。彼蠻荒初闢。野人之獵悍。或更甚於棋哀姆等之兇殘。且余身不名一錢。空諸所有。置身異域。朝夕何資。雖然。余昔閱諸書。曾言野人純乎天真。絕無詐僞貪婪之行。若余等不加觸忤。必不逞毒。於余信如書言。復何過慮。至於日用所需。原不可少。余尙憶美洲最爲錢荒之域。余苟稍有所得。則數月可支。誠能在彼覓一業。以自贍。則衣食當不致缺乏矣。余於是再寓書於鈇白。治謂余到海。夫特來司。後囊橐蕭然。並自陳與漫郎途中尤需資用。乞其寄我筆司。得兒五十枚。漫郎將流放異國。此後旅況。余雖不能竭力爲籌。但使其於中途得以少安。爲惠正匪淺。鮮君倘允所請。所以拯彼之厄。亦以殺余之悲也。云云。護送兵見余中情熾烈。遂索詐多方。余自見漫郎覺迅速。流光逾於常日。及後。

余所費。旅費已悉索一空。余拏此一身。任其侮弄。其待余粗暴之狀。君在拍綏曾目擊之矣。(君指白來復)余遇君拍綏爲幸無量。君見余有動於中。具見天懷篤厚辱承。腆贈使余得安抵海。夫特來司途中護送兵待余情形。亦不如從前兇暴。抵埠以後。卽詣郵局時。鉄白治之復。尙未來也。計函至之期。須俟來日。然遭時舛變。遇事參商。赴美之船。定翌晨即發。余時失望之狀。不可名言。惟自懺曰。余誠世界上不幸申之最不幸者乎。漫郎顧謂余曰。傷哉。命途之舛。一至於斯。吾所最親愛之格物利亞。捨余其不復能視息人世矣。薄命之人。不如速死。以絕君念。彼兇既將余流放。則抵彼窮荒之地。其困厄將不可勝言。尙能有刹那安樂耶。余其死矣。留此一線殘生。以爭競乎。五角六張之際。遇復奚爲哉。世不乏美婦人。君不妨別爲物色也。余曰。漫郎。也否。否。余生存一日。則分爾一日之憂。余於卿外。尙復何求。當余聞漫郎語時。身幾戰慄不勝。漫郎以受苦太深。亦似奄奄欲絕。余乃僞作鎮定。以銷其求死之念。並振厲其精神。漫郎見余處困如常。不撓不屈。遂亦稍稍慰藉。略解悲顏。女子性情大。

都如是。余以不得鉄白治之助。只得以馬售價。合之君所贈者。(謂白來復)約四十筆。司得兒爲漫郎少購應用之物。已去其八。餘則力節之。以到美後之所恃爲生。僅此耳。於是余得附舟以行。並無留難。因當時年少有志者。願遷居殖民地也。其日用均由船供給。余臨行復寫書鉄白治詞。尤婉轉悽惻。冀感動其心。或不致虛余鶴望耶。

第十五章

船駛行後。水波不興。余得船主垂青。得居優等艙位。余與漫郎各處其一。余以船主諱。擊論交。遂歷舉余二人本末語次。無所顧忌。竟以漫郎之所天。自居船主。有味。余言。並自任當爲保護。於是款接飲食。優異殊倫。偕行之繫。因見船主刮目相加。皆執禮維謹。余區區血誠。但欲使漫郎安適耳。漫郎既悉余心。亦感從中來。待余益爲切至。余二人相愛之癡念。沈浸益深。余自覺雖離母國。無所徘徊歐陸。愈遠美土。愈近。則余心愈快。凡二閱月。始抵密西雪河。初入港時。覽到目改觀。意頗悵惘。蓋荒塗錯。

雜蘆葦叢生。旣乏民居。亦鮮鳥獸蹄迹。迨船主鳴礮數下。卽見接踵來者。皆新亞林司人民。來向余船致迓。時尙未見城鎮。蓋爲一山所遮蔽也。彼處人民爭來詢法蘭西近狀。並各人本鄉事實。款洽殷勤。祝余等芬芳椒蘭。曖若親戚。蓋余等來此實與之間受荒涼寂寞者也。時法人開殖民地於北美洲。四雪河邊故囚犯等遷居於此。

余等隨人同入村中。初意以爲必市蜃繁盛地也。比至。但見茅舍相望。隨地起伏。羣居者。亡慮五六百人。是處之酋。即統治其地者。居屋亦無所表異。但圍以土垣。而以深溝環之。余等赴美。必先至酋長處。酋與船主談論移時。至余等前。向諸女逐一審視。計女共三十人。蓋海夫特來司下船時。又增十八人之數也。酋閱後。卽飭人招未婚之諸少年來。其最美者。即與首至者爲偶。餘則媸妍互配。不復審詳。轉瞬之間。判合歲事。衆皆雜然散去。止留余二人。酋長謂余曰。吾自船主處得悉汝已娶室。並從途中知汝一人出身非猥賤卑微者。比汝所招之禍。無與吾事。余不過問。汝若能匡吾不逮。爲屬地增光榮。則不難。欲助汝也。余曰。辱荷不棄。菲才當自竭勉。以副雅愛。酋長於是爲潔一室。以居余。

二人。且款余共食。稠人廣衆中。絕口不問余往事。所談者。皆通常語。及晚。導余至一室。即備余宿者。室誅茅而成。雜以塗泥木板。內分而爲三。所需略具。漫郎覩此荒寂之景。駭嘆交并。回思疇昔服食起居。備臻華美。今則一寒至此。未免觸目欷歔。余亦嗟咨無方。慰藉漫郎。返躬自責。謂咎由自取。致蹈荒區。自害害人。能無悔恨。余百計。慰之曰。余今尚何悲哉。凡徵逐行樂場中。余等已徧歷暢游。屬嬖心。自平陂往復境。本平常。得卿一人。愛余。余尙復何恨。余委心任運。何患屢空矧曾長厚待吾曹。必有緩急之助。至於所居。雖陋遠不及巴里。一棚然義取苟完。何須求備。漫郎曰。信如君言。則當視此間爲安樂窩矣。君愛我。無以復加。而妾與君之厚意深情。未嘗稍酬。萬一阻轉。增君煩惱。自惟徒呼負負。實無以贖此愆尤。種種歉懷。每一念至。腸如湯潰。君見妾離法後。日以眼淚洗面。豈以長途委頓。自慨仳離。實緣無面目對君。長此自怨。自艾。妾願流吾最後之一滴血。以報知己。庶吾罪可少寬。轉恐妾死而君益悲。是欲免罪。而適以增罪。故尙遲遲偷息也。語竟。余聞之心爲之碎。流涕長潛曰。我親愛。

之漫郎。其善自珍重。卿言愈使余增痛卿不棄我。卽余幸福無極。烏敢望卿之酬漫郎。白君不以妾之不貞見恨。愛情至此萬變不渝。若能相守以終。妾洵不虛生今世爾。時余心樂甚。視此茅廬無殊華屋。亞美利加洲其極樂世界乎。人之欲享真愛情者。曷涉足此新亞林司耶。余鄉人之至此者。項背相望。皆金鑛吸力所致。孰知此中爲置情之窟。勝於金鑛者。且倍蓰焉。余與酋長友誼至篤。抵此月餘。卽授余以礮臺上之一職。雖非顯要。然就之亦可免求助於人。於是余傭一力代勞。並爲漫郎置女婢。比鄰見余等熙然和藹。交口相稱。蓋此全屬地中。除酋長外。余位置已臻高貴矣。斯際。居蓬門。飯蔬食。覺清涼。區域一洗塵埃。積久而余信道之熱誠復萌。方寸漫郎本非冥頑不靈之質。余亦非嬉游放誕之徒。前此種種之癡情。乃少年涉厯未深。識不足。以遇欲之故。至此。余與漫郎亦時正襟而談。漸及於道德之觀念。此亦兩年中種種幻妄之景。相激相感。適爲悟道之資。余謂之曰。余等尙須料量一事。以完全幸福。猶憶寓居巴里時。情愛纏綿。忽忽無暇。抵美後。既不受制於人。又無貴賤之別人。

皆以余二人若青鳥翡翠之婉變矣。又何必行結婚故事耶。然禮不可廢。自當證實。卿其或有意乎。漫郎曰。妾蓄此念久矣。竊慮瀆聽。故隱而不言。君旣樂爲妾。又何辭焉。余曰。然則今日卽往告酋長可也。遂辭漫郎出。婚禮大事。矧余與漫郎花當葉對。誰不樂觀厥成。豈知不測之禍。生於眉睫。意外之變。棋局難平。蒼蒼者真不可知也。蓋酋長有一猶子。曰新納蘭。年可三十許。性粗暴。孔武有力。尙未授室。酋長頗愛之。當日余等來美。新納蘭窺見漫郎。甚涎其色。後常接見。妄念益炎。第知余已先入爲主。遂陽爲不露聲色。密施其陰險之謀。而余猶夢夢也。至酋長處。直白所事。酋長聞之。似頗有味。余於是求其以結婚日來爲余行聖禮。酋長諾之。且謂一切需用。亦當代爲措置。余稱感而退。欣喜異常。移時。酋長忽至余所。余疑其預備聖禮來者。入門。則與余漠然抗手。謂余曰。吾望汝將前意消滅勿作。是想吾當別有以處置漫郎也。余聞之惶遽失措。不知所爲。曰。不識如何處置。酋長曰。吾明語汝。吾握此地全權。凡流放至此者。皆須受吾節制。惟吾命是遵耳。漫郎自法徙此。在吾統轄之下。前以汝。

等已爲夫婦。故吾亦姑聽之。今者言出汝口。知汝等尙未成婚。似可更易吾姪新納。蘭人才不惡。深戀漫郎。吾已許其爲伉儷矣。余聞其言怒不可遏。卽請其立離吾室。并誓言無論何人敢加無禮於漫郎者。余必手刃之。余卽入白漫郎知此事必新納。蘭之運動其叔其蓄謀已久。非一夕一朝。余寄身絕域。塊爾孤懸。彼鬼蜮之謀。無從先測。噫！已矣。種種失意之想。迴旋於惱中。歎恨交并。心神瞀亂。如飲酈酒。如服蒙藥。直欲發癆矣。漫郎見余激刺。憂心如灼。余決意往求酋長。不允則示以大義。動以至誠。讓以負信。背約且酋長於余。昔加諸膝。今墜諸淵。判若兩人。正當詰責漫郎。勸曰：「彼旣協以謀我。其蓄意之毒可知。君胡爲自投虎口耶？」必有此行。妾請先死。君前以明吾志。言時聲淚俱下。余曰：「卿勿過悲。卿其閉戶以待。余去不久留也。」於是逕至礮臺。面謁酋長。怡聲下氣。宛轉哀求。譬論多方。繼以涕泣。而麻木不仁之酋長。溺於私愛。漠若無聞。惟艴然曰：「漫郎在吾權力之下。吾已許其爲新納。蘭之室不可挽回也。余曰：漫郎夙與余誓同生死。君雖奪余所愛。以悅他人。余惟一死而已。余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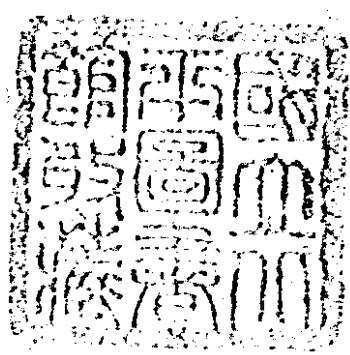
漫郎亦必不久存矣。君盍一哀矜及之耶。語竟酋長默不一語。後余自思酋長蠻野至斯甯能理喻。余降心哀乞。正復大愚。況彼旣溺愛徇私。斷難轉移。其意鋌而走險。余惟有演愛情之血劇於美洲矣。且行且憤。中途適遇新納蘭來。彼見余容色變更。卽知吾心曲。其人固負氣好勇。卽就余問曰。汝欲覓吾耶。吾知汝必欲甘心於吾爾。我盍決一生死。余曰。甚善。此事非死不了。於是余與新納蘭共離邑。約百步外。遂相決鬪。余先襲擊傷其軀。新納蘭怒。甚併力撲余。斯時間不容髮。自思死於一擊之下。亦復乾淨。謂之曰。徒手搏。雖有勝負。卻無生死。余等拔劍從事。何如。曰。諾。夫余本非善劍術者。在巴里時。常以此爲游戲。具耳詎料。愛力所注。精神亦強。新納蘭突以劍刺余臂。余迎而握其手。力推之。彼卽踣地。不動。余以爲已死矣。雖然。余幸而得勝。新納蘭爲酋長。愛姪余必抵罪。無疑。在平常諒余者。謂余報仇自衛。出於不得已。可從。未減然昏蒙如酋長。又安肯以公念宥余。念此危局。不如伏劍自殊。免受侮辱。雖然。余死矣。漫郎將奈何。則甯忍須臾以受毒刑極罰。余亟回室。而漫郎已望眼將穿矣。

余以殺新納蘭事告之。漫郎駭極而仆。良久始蘇。余時方寸已亂。不知所以自救。問之曰。事已至此。可若何。余其行乎。卿留於此。或有可望。漫郎起立。執余手。歎歎曰。然則吾曹其偕遁乎。時不可失。待彼尸身發見。則捕者立至。無能爲矣。余曰。逃將安之。卿有所見及否。以余計之。卿惟自求活爲最上策。余之行止。不煩計及也。漫郎聞言。益促余速行。余雖心亂。若棼絲。尙不至。督督不省。遂亟具食品。猛酒盡。余身能攜之。量。卽語僕。謂共出散步。蓋出游爲余二人常事。僕輩不之疑也。於是瞬息離村。漫郎雖足弱而行亦甚速。如有神助。特是行無定向。不知所之。所有一綫望者。蓋余幸於近十月間。得悉此間土人風俗。且他處尙有英人所闢之殖民地。但途程遙遠。必經廣大無垠之沙漠。越崇山峻嶺。歷多日始達。卽健者亦憚之。且必得土人爲前導。余與漫郎。日行六哩許。余嘗勸漫郎行勿過急。而彼終不從。及後力竭。卽疲乏不能前進。時天已曛黑。余等坐廣原上。無草木以蔽身。余屬漫郎少息。而漫郎猶欲爲余理傷束。以重帛。若余卻其情。彼益心傷矣。余不忍拂其意。乃共以餘服作地氈。以免沙。

石。犖。確。也。余歎息未嘗合眼。漫郎疲極漸亦酣臥。此後之悲慘萬狀。至今念及心有餘痛。如使余復歷其境。余亦不能詳述。非不願述。實不忍述也。茲姑約言之。是夜余見漫郎酣寐。余不敢少有聲息。恐擾其清夢。及天破曉。見其體冷而顫。余以胸溫之。彼似復清醒者。卽執余手。微聲曰。此妾末路時矣。余初意彼因困苦而發此不祥之語。由於心弱之故。孰意其呼吸漸滯。聲息愈低。握余手尤堅。余駭愕。審之而一縷香魂已離軀殼。不圖永訣。若斯之速奄奄將絕時。尙有最後之愛語。出諸其口。余悲悼欲絕。擬從作地下之游。又何必苟延殘喘。贅疣於人世。時余吮漫郎之手者不下數千次。祝其掣我俱去。繼又想及余若奄忽。漫郎骸骨暴露。將爲鷹虎之殮。不如少緩。須臾親爲埋玉。以盡余最後之責任。余至此已不食一日。餘矣。加之五內崩摧。憊不能動。余勉進猛酒。少許氣力稍增。此處沙礫荒原。最難剷掘。雖少藉劍鋒之力。而余手實半主之。既得一穴。即脫衣裹漫郎屍體。使之不著灰沙。比置穴中。復吮其口。至無量數。癡坐於側。目灼灼注視其身。後思若此。自苦則將無力以完吾責。乃含悲。

茹痛掩土成墳既畢余俯伏墳前但求上帝速賜余死心魂迷惘幾疑已入紂絕陰天哀瞽之中不復能自記情狀矣初新納蘭之踣地也實未卽死其仆而若無氣以動者僞耳且未傷及毛髮彼以決鬪事爲乃叔一一述之酋長立卽召余見余已杳知畏罪遠遁仍發健步大索疾如電掣風馳到處搜牢不遺餘力比踪跡得余於漫郎墳上見余已生氣索然查見體有血痕弛其上服疑爲盜劫將余攜回村中余適暈絕而蘇茫然張目自嘆天厄我竟不許偕老泉途彼等拘余一室中視同囚犯謂漫郎之不見由余妒而謀殺之傳諸爰書百口莫辨宣刑且有日矣不圖事非一定否秦相尋後新納蘭知余無辜亦頗以往事自愧思欲援余補過等諸繫鈴解鈴乃直詣余前余爲縷述所歷新納蘭甚爲惋惜轉求其叔爲余釋罪酋長至此亦復深悔前過立卽出余余經此挫折一病幾殆積久心神甯帖歸思浩然於是專候法蘭西郵船以便束裝歸國新納蘭又遷漫郎骸骨於妥地爲之營塚冀贖其疇昔之愆余病後六星期適步河干有一船來新亞林司諸客相率登陸中一人余見之驚

喜過望非他人乃鈍白治也彼念余心切卽語余曰當日接君自海夫特來司所發一函僕擬親攜應用物來及抵埠而船已發嗣於聖麥陸探得一船駛往麥丁克必經由新亞林司僕卽附此舟中途復爲西班牙海盜所劫僕亦被擒後設計得脫來美幸與君相見僕此來但願快聲積愫望君早日回國云余聞之感激涕零覺世人友誼之厚無過於鈍白治者余亦具道別後事且曰君前日種余之道德心將漸次萌芽結果矣鈍白治因累著此則便不虛歷艱辛矣余二人旬留新亞林司者二閱月得便舟回國抵海夫特來司余先通家問比余兄復至知父已病亡如箭歸心卽日遄歸故土其時余兄豫余已久接見之下語蟬聯不復能斷也



商務印書館

教 育 小 說

天笑 生編

埋石棄石記

二角 五分

是書專描摹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

偵探小說

小本

七醫士案

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專以解剖生人爲實行試驗人道之計。不顧人道，莫此爲甚。迨奸情破綻，皆就刑焉。世之滅絕人道者，可以鑒矣。

發行兼右代表人
印 刷 人

(漫郎攝實戈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參角)

丁未年四月二十九日印刷
丁未年五月十三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十九日三版發行

上海棋盤街中市
鮑 咸 昌 模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分 售 處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長沙 安慶 蘭湖南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吳春
西安 大原 济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南京 南昌 杭州 閩縣

譯生先南琴林

十價值三元
十六部價

種十五書叢說小

下於列分目價售出冊分及名書種各

歇神藕孔鬼奇案開易	貝克偵探談	黑十金風太字軍英南征錄	脂粉天仙影錄	新蘆花餘孽	蛇冰戲員	電影樓臺	孝子耐兒傳	雙孝子	英孝子	孝女耐兒傳	萬里尋親記
洛樞孔避兵錄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社會小說	以上社會小說	以上社會小說	以上社會小說	以上社會小說	以上倫理小說	以上倫理小說	以上倫理小說	以上倫理小說	以上倫理小說
克藏錄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以上軍事小說

二角五分	六角五分	一角半	九角一	二元一角	二元二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二角五分	六角五分	一角半	角角元	角角角							
二角五分	六角五分	一角半	角角角	角角角	角角角	角角角	角角角	角角角	角角角	角角角	角角角

海外軒渠錄	愛國	滑稽外史	旅行述異	鬼山	埃及蠻吟	魯魯	魯魯	紅雪	西利亞	利亞	西利亞
一册	二童子傳	六册	二册	以上滑稽小說	以上神怪小說	以上神怪小說	以上神怪小說	以上冒險小說	以上冒險小說	以上冒險小說	以上冒險小說
以上滑稽小說											
以上滑稽小說											
以上滑稽小說											

三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角半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角半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三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角半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